京劇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四十八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四十八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 第四十八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4・插頁：2・字数：88,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統一書号：10071・297 定价：（7）0.37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打 城 隍

赵德普藏本



提 要

秦始皇修筑万里長城。百姓嘎七等为避徭役，假扮城隍以圖隐匿。不意差官捉役無着，怒打城隍。事遂暴露，嘎七等被拿获。

嘎七　（內）啊哈！（上）

（念数板）

昨晚三更剛要睡着，

忽听門外喰啷啷啷有人把我的門环敲。

开开門来看，

原来是財神爷把我来找。

他在头里走，

我在后面跑。

一跑跑到一个元宝窖，

上面盖的破麻包。

掀开麻包看，

嗬！金子銀子眞不少。

横的竪的尽是金条，

这笔財我是發定了。

想置地又怕旱澇，

想买房子又怕火燒。

想买几个姨奶奶又怕跟着人家跑，

左思右想我好心焦！

忽然間一个青头楞的蝎子把我找，

一鈎子把我的好夢螫醒了。

在下、嘎七。今有秦始皇無道，修造万里長城，捉拿懶人塡陷。这要是把我拿了去，可怎么好哇？有啊！我們这兒有一个城隍庙，城隍老爷子最灵驗不过。我不免到那兒許个願去，倘若城隍老爷子保佑

我，不把我拿去，也未可知。我就是这个主意。(圆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啦！待我进去。(进介)我先下上一跪。(跪介)城隍老爷子在上，我嘎七在下，今有秦始皇無道，修造万里長城，捉拿懈人塡陷。要是把我拿去了，我一家七八口，就我是好人，您要显点灵驗，保佑我，别把我拿了去。跟您这兒許个願，我多給您上点兒供——我給您买三个猪头，兩担老米，一匹綢子，一匹緞子，我还买——(抬头看介)喲！怎么沒有城隍爷呀！噢，八成城隍爷出巡啦。他可把衣帽放在这兒啦。(看城隍衣帽介)有咧！我把城隍爷这套衣帽，穿上戴上，装城隍爷。他們拿人不能拿神仙哪！我就是这个主意。待我穿上。(穿衣介)得！我穿好啦。等会来人一看，我就是城隍爷啦。

〔馬八幕內咳嗽介〕

嘎　七　嘿！来人啦。我先坐好嘍！(坐城隍位介)

馬　八　(內)啊哈！(上)

(念数板)

昨晚做了一个南柯梦，

夢見寿星老兒騎着蒼蝇。

左手揪着蒼蝇翅，

右手揪着蒼蝇鬃，

嗡嗡飞到半天空。

天上看，滿天星，

地下看，燕兒刨的坑，

坑里看，冻着冰，

冰上看，長着松，

松上看，落了个鷹，

松前看，一老僧，

僧前看，有卷經，

屋里看，点着灯，

牆上看，釘着釘，

釘上看，挂着弓。

忽然西北玄天起了風，

刮散了滿天星，

刮平了燕兒的坑，

刮化了坑里的冰，

刮倒了冰上的松，

刮飞了松上的鷹，

刮走了松前的僧，

刮沒了僧前的經，

刮灭了屋里的灯，

刮掉了牆上的釘，

刮翻了釘上的弓。

这才是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鷹飞、僧走、

經沒、灯灭、釘掉、弓翻落了一場空。

在下、馬八。今有秦始皇無道，修造万里長城，捉拿懶人塡陷，这要是把我拿了去，我可就活不了啦。我得想个主意，别把我拿了去才好！（想介）有咧！我們这兒有个城隍庙，城隍老爷子最灵驗。我給城隍老爷子許个願，就許拿不着我啦。我就是这个主意。（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了城隍庙啦，我进去。（进介）我給城隍爷跪下。（跪介）我說城隍老爷子在上，我馬八在下，今有秦始皇無道，

修造万里長城，捉拿懶人塡陷。您要保佑着我，別把我拿去，我好好供奉您。我給您重修庙宇，塑画金身，重換袍子、帽子、靴子、套子。我說城隍爷，您可多多的显灵驗！

〔嘎七晃动介〕

馬　八　喲！城隍爷怎么直动晃哪？八成显灵啦！我可害怕，我快跑！

嘎　七　兄弟，別跑，是我。

馬　八　敢情是大哥呀！

嘎　七　可不是我嗎？

馬　八　你怎么穿上城隍爷的衣裳啦？

嘎　七　你听我說：今有秦始皇無道，修造万里長城，捉拿懶人塡陷。我怕把我拿了去呀！因此我上城隍爷这兒許願来啦，求城隍爷显显灵驗，保佑着別把我拿去。我一瞧城隍爷出巡啦，把袍子、帽子脫在这兒啦。我赶紧就給穿上啦。我想裝城隍爷往这兒一坐，誰瞧見我，我就是城隍爷。回头差人来拿人，他不能拿神仙哪！我不是就逃过去了嗎？

馬　八　嘿！你这个主意眞好。对！拿人他不能把神仙拿走啊。这么办得啦，您也給我找一个缺眼兒，我也裝一裝神仙成不成？

嘎　七　这么办，你看判官也沒在家，你穿上判官的衣裳裝判官。反正拿人不能拿神仙！

馬　八　对！我裝判官。我先穿上衣裳。

嘎　七　我帮你穿上。

〔嘎七帮馬八穿衣介〕

嘎　七　我告訴你：判官要左手拿着生死簿，右手拿着

笔，还得有个架势哪，瞧！就这样。（比架势介）

馬　八　我摆一个架势您看看。这样兒行不行？（摆架势介）

嘎　七　行啦，你可别动！

〔刘九幕内咳嗽介〕

嘎　七　得！来人啦。

〔嘎七坐城隍位，馬八站判官位介〕

刘　九　（內）啊哈！（上）

（念数板）

夏至三庚便数伏，

哥兒仨下地扛着一把鋤。

由南来了一个杂毛兒猪，

大哥說是狼，

二哥說是虎，

三兄弟說是七岔子八岔子梅花鹿。

起北来了一位董二叔，

过去給了一个大脖摟！

儍小子！

他也不是狼，

他也不是虎，

他也不是七岔子八岔子梅花鹿。

这个玩意我养活的熟，

他是多少年的駱駝崽子毛兒沒長足、沒長足。

在下、刘九兒。今有秦始皇無道，修造万里長城，捉拿懶人塡陷。要是把我拿去，可怎么好哇？（想介）有咧！我到城隍庙給城隍爷許个願，就許不拿我啦。就是这个主意。（圆場）走着走着，到啦，我进去給城隍爷磕个头。（进介，跪介）城隍爷在上，我刘九

在下，您保佑别把我拿了去，我給您打四兩酒供奉您，您可显显灵驗。

〔嘎七晃动介〕

刘　九　啊！城隍爷怎么直动晃哪？

嘎　七　兄弟，你别害怕，是我。

刘　九　是大哥呀！您怎么穿上城隍爷的衣裳啦？

嘎　七　兄弟你不知道，我也是上这兒許願来啦。可巧城隍爷出巡啦，我穿上城隍爷的衣裳，我裝城隍爷，拿人不能拿神仙，不就是拿不着我了嗎？

刘　九　那你也給我找个缺吧！

嘎　七　这么办，你裝个小鬼兒。（拿小鬼衣与刘九介）穿上穿上。

〔刘九穿衣介〕

刘　九　我这小鬼怎么个样兒呀？

嘎　七　我教給你，小鬼要手拿鎖鏈、引魂牌，这样就行啦。

刘　九　我試試。您瞧，行不行？（学小鬼介）

嘎　七　行啦，别动啦！

〔差人甲、乙幕內咳嗽介〕

嘎　七　来人啦，呆好嘍！

〔嘎七坐城隍位，馬八站判官位，刘九站小鬼位介〕

差人甲
差人乙　（內）啊哈！（上）

差人甲　奉命差遣，

差人乙　概不由己。

差人甲　伙計請啦！

差人乙　請啦！

差人甲　咱們奉了秦始皇之命，捉拿懶人。出来好几天啦，一个也沒拿着，这可怎么好哇？

差人乙　不要紧，咱們这兒有个城隍庙，咱們到城隍庙許个

願，就許拿着啦。

差人甲　对，走着！

〔差人甲、乙小圓場〕

差人乙　到啦。

差人甲　咱們进去。（进介，跪介）城隍老爷在上，我們哥兒倆在下，您保佑我們哥兒倆拿着懶人，我們給您唱兩台大戏，您可显点兒灵驗。我們拿人去啦，这回准得拿住啦。

〔差人甲、乙下〕

嘎　七　嘿！你們听見沒有？跟我这兒許願啦，还要給我唱戏哪，这倒不錯。

馬　八
刘　九　这回决不能再拿咱們啦。你这个主意眞好！

差人甲
差人乙　（內）咳！

嘎　七　又来人啦，快站好嘍！

〔嘎七坐城隍位，馬八站判官位，刘九站小鬼位介。差人甲、乙上〕

差人甲　伙計，沒拿着啊。这城隍爷不灵啊，咱們白許願啦。不行，咱們得問問他去！

差人乙　走着。

〔差人甲、乙进門介〕

差人甲　我說城隍爷，您怎么不灵啊？我們的願白許啦，还是沒拿住。

差人乙　不用跟他費話啦。咱們打城隍吧！

差人甲　对！打城隍。把他搬下来打他！

〔差人甲、乙搬嘎七下城隍位，打介〕

差人甲　再給他搬上去。（再搬嘎七上城隍位介）我告訴你：再拿不着还打你。伙計走哇，拿人去！

差人乙　别忙，这事我明白啦。

差人甲　你明白什么？

差人乙　咱們給城隍爷許願，判官惱啦，不給勾賬，这人怎么能拿的着哇？咱們趁早再給判官許个願吧！

差人甲　对！判官老爷在上，我們哥兒倆在下，我們拿着懶人，給您上供、換衣裳、換靴子。伙計，咱們走吧！

〔差人甲、乙下〕

嘎　七　我眞倒霉！他怎么單揍我呀！

馬　八　嘿！揍你，可在我这兒許了願啦，給我上供，还換衣裳。

嘎　七　他要是再拿不着，还得打我。这么办吧！咱們倆人換換吧——你当城隍，我当判官。

馬　八　換可是換，給我許的願，都得給我。

嘎　七　都給你，我一点兒也不要。

馬　八　好！換就換。

〔嘎七扮判官，馬八扮城隍介〕

差人甲
差人乙　（內）咳！

嘎　七　来人啦！

〔馬八坐城隍位，嘎七站判官位〕

〔差人甲、乙上〕

差人甲　还是沒拿着。咱們还是打城隍！

差人乙　别打城隍啦，城隍爷讓判官勾賬，他不勾，这完全是判官的不对。咱們打判官吧！

差人甲　好！打判官。

〔差人甲、乙打嘎七介〕

差人甲　再拿不着，再打你！（向差人乙，）伙計，走！

差人乙　别走！咱們都許願啦，就是沒給小鬼許願，小鬼挑

眼啦，咱們再給小鬼許个願吧！

差人甲　好！小鬼老爷在上，我們哥兒倆在下，您要是保佑我們哥兒倆拿着懶人，我們請您吃燉肉，您可要显点兒灵驗。走，拿人去！

〔差人甲、乙下〕

嘎　七　他怎么認准了我啦？回头他再拿不着，又打判官，我不能再裝判官啦。（对刘九）我跟你换换，我裝小鬼吧！

刘　九　不行！他們要請我吃燉肉哪。

嘎　七　不要紧，燉肉給你，我逃过一頓打就得啦。

刘　九　好！换吧。

〔嘎七扮小鬼、刘九扮判官介〕

嘎　七　咱們站好啦。

〔差人甲、乙上〕

差人甲　还是沒拿着。咱們还是打判官。

差人乙　咱們別打判官啦。判官讓小鬼去拿，他不去，咱們打小鬼吧！

差人甲　好！打小鬼。

〔差人甲、乙打嘎七介〕

差人甲　拿不着，还打你！（向差人乙）走着！

〔差人甲、乙出門介〕

差人甲　伙計！我瞧这仨神像怎么直换样呀？八成不是神仙，是人吧？咱們在外边听听！

差人乙　好！咱們听他們有动靜沒有。

〔差人甲、乙听介〕

嘎　七　咳！我眞倒霉！一連气打我三回。你們一回也沒挨着打。他認准了我啦。八成你动晃来着吧？

馬　八　我沒动晃呀！

嘎　七　那他們怎么認准了我啦？

〔差人甲、乙会意，进門介〕

差人甲
差人乙　哈哈！你們往哪兒跑吧？

〔差人甲、乙鎖嘎七、馬八、刘九介〕

差人甲
差人乙　走着！

〔同下〕

借　　靴

赵德普藏本

提　　要

张三欲赴友席，至刘二处借靴。刘百般刁难，后始借之。张至友家，席已散，时困倦，遂睡街头。刘寻至，先脱其靴。张醒大怒，反套刘鞋而去。

第 一 場

〔張三上〕

張 三 （念数板）

小子生来説謊多，

全憑舌尖口傳説。

礼义兒待着是俺的哥，

强亚苏張雅意多。

区区、張三。今有金陽桥金大老爷請我赴宴。我这头啦、身啦，俱已冠冕；只是我这脚下，缺少一双靴子。聞得刘二哥新做成一双靴子，我不免借把来穿，有何不可。我就是这个主意。(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了。刘哥哥，开門来！

刘 二 （內）来嘍！

〔刘二上，小伙随上〕

刘 二 紧掩柴扉，

（唱）紧掩柴扉！

〔幕內狗吠声介〕

刘 二 丑东西，你勿得叫，少刻屙泡屎不难吃嘍！

(唱)是何人、是何人，

惊动我家汪汪犬吠？

張 三 刘二哥，开門来！

刘 二 来嘍！

(唱)敢則是为官粮將人拘系？

我只得連忙整衣，

向前去、向前去問个端的。

咦！

張三
刘二 (唱)原来月明千里故人稀。

刘二 賢弟！

張三 二哥！

刘二 舍下待茶。

張三 有僣了。

刘二 請！小伙，你进去对里头二奶奶說，就說張三爷来嘍。

〔小伙下〕

刘二 (唱)快与我杀鷄做飯打酒烹茶，

請兄弟，請兄弟稳坐中堂席。

請坐！

張三 有坐。二哥，你我自己兄弟，不要費事。

刘二 唉！

(念数板)

我和你：如兄若弟，

張三 如魚似水。

刘二 管鮑分金，

張三 雷陈結义。

張三
刘二 (唱)好一似灵山会上旧相識！

刘二 賢弟，今天光临寒門，昨日就有許多吉兆。

張三 甚的吉兆？

刘二 喏！

(唱)俺只見那門壁上:

滴溜溜的喜蛛垂,

嘩啦啦的旋風吹,

灶中烟火起柴灰,

灯花报喜，燕子銜泥;

唉!

喳喳的喜鵲在枝头上戏。

張　三　我在家里，日日想念二哥。

刘　二　你是怎样的想法?

張　三　我就說:

(念数板)

二哥! 二哥! 二哥! 二哥!

刘　二　唉，怪不得我在家打噴嚏。

張　三　你是怎样的打噴嚏?

刘　二　我是:

(念数板)

阿嚏! 阿嚏! 阿嚏! 阿嚏!

(唱)一連打了二三十。

請坐! 今日甚的風，把你吹到我家里来嘍?

張　三　我是無事不登三宝地。

刘　二　免去客套。

張　三　我来与二哥借样东西，不知肯是不肯嗜?

刘　二　你又来啦? 我兩个只多一个头，你慢說是別的、

(念数板)

你若是要腦漿，把悶棍敲;

要鮮血，要鮮血你就，

唉!

把鋼刀刺。

一任你剖腹挖心、万剮凌迟。

張　三　二哥你是肯的嘍？

刘　二　要命拿了去。

張　三　我要說了。今有金陽桥金大老爷請我赴席。你看我这头哪？

刘　二　方巾。

張　三　身哪？

刘　二　青衣。

張　三　俱已冠冕？

刘　二　冠冕的很嘍！

張　三　只是我这脚下缺少一双靴子！

刘　二　本来缺少一双靴子。

張　三　聞得二哥新造成一双靴子，借把我穿穿吧！

刘　二　甚的呀？

張　三　我来借靴。

刘　二　哎呀！

(唱)吓吓得我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如醉如痴。

唬唬唬！你把借靴二字休提起！

(唱)哦喝覷

覷着你这付嘴脸，

(唱）好一似大綹賊；

啊哈覷

覷着你这老面皮，

(唱）好一似大盜賊。

急得我騰騰怒气、騰騰怒气！

張　三　哈哈，刘二呀！我两个二十多年的交情，一双靴子，借与不借，但憑于你；你怎么！罵我是大綹賊，又罵我是大盗賊。好！好！好！靴子不借，我走啦！

刘　二　賢弟，賢弟，你回来。你不曉得，我造成这双靴子，費了許多的煩难嘍！

張　三　我不信。

刘　二　你不信，待我說把你听！

（念数板）

南京苏州有个赵皮，

北京霸州有个錢皮，

山东登州有个孙皮，

山西蒲州有个李皮，

都請来与我造靴子。

我这里天天宰下一口肥猪，

摆下滿汉筵席。

手捧銀壶来奉酒，

我是連忙下跪。（跪介）

張　三　起来起来，不要跪我。

刘　二　誰来跪你呀？

（念数板）

我是双手奉酒与皮匠吃。

張　三　你借把我穿穿吧！

刘　二　借把你穿，还要祭它一祭。

張　三　怎样的祭法？

刘　二　准备猪一口，羊一腔，鷄一只，魚一尾，蔬菜八样，黄酒一罎，燒酒二十斤，鼓手四名，香燭团花。算来有二百塊錢就够了。

張　三　唔喲，省一点錢才好啊！

刘　二　也罢！猪头一个，細魚一尾，鷄蛋四个，打它二斤酒来，混混嗜！

〔小伙暗上〕

張　三　如此說来，省的很嘍。

刘　二　省的很。拿出錢来！

張　三　我一个銅錢沒的。

刘　二　沒有錢，你怎么穿靴子啊？

張　三　二哥，我赴席回来，帶些饅头、果子与二哥吃。

刘　二　饅头、果子是好的。請坐！小伙，你进去对二奶奶說：打开我的描金櫃，請出我的老靴，你把头啊，頂了它出来。

〔小伙下，复提靴出介〕

小　伙　来嘍！（摔靴介）

刘　二　丑东西！你輕輕把它放下来；你怎么把它摔下了啊？

小　伙　它自己蹦下来的。

刘　二　胡說！它自己还会蹦下来？

張　三　待我拾了起来。

刘　二　慢来！我这靴子害生啊！

張　三　唔，靴子害生？

刘　二　香案伺候！

〔小伙摆香案介，下〕

刘　二　跪下！跪下！

張　三　还要跪下？

刘　二　不單跪下，还要磕头呢。

張　三　唔喲，好难穿的靴子喲！

刘　二　祭主虔誠躬身下拜，奉請牛皮大王，馬皮將軍，羊

皮元帅，狗皮先鋒，楦头判官，錐子祖宗，猪鬃奶奶，一切过往神灵，普通奉养。磕头！

〔張三磕头介〕

刘　二　朝我个屁股磕头。祭主張三，具請赴会。念三身家一向未沾皮靴之恩，思慕沉沉，难禁造靴之德；自借去之后，倘若有慢靴子，油污靴底，叫他頃刻嗚呼哀哉！伏維尙饗。

張　三　唉！尙饗。（拿靴介）

刘　二　慢来慢来！

張　三　天不早嘍！

刘　二　早得很嘍。

張　三　我肚子餓了。

刘　二　餓餓好啊，多攮些个饅头、果子。我来問你，你赴席回来，他那里有轎有馬送你回来？

張　三　哪里有轎有馬？

刘　二　你是怎样的回来？

張　三　無非踢踢的跑回来。

刘　二　唉喲，豈不把靴子踢坏了！

張　三　我是怎样的回来？

刘　二　待我教道与你！

（念数板）

假若你騎馬时，靴头上要包着护棉，

坐轎时鋪下席毡，

休得搖头摆尾顚狂走，

醉后酩酊休落后。

張　三　（唱）今日借去我明日送来。（下）

刘　二　（唱）記取牢記取，

送来就送来，

若有差迟，

張三哪，哦呵張三！

我怎肯輕輕的饒过你！（下）

第 二 場

張　三　唔喲，天不早嘍！（圓場）到啦。怎么关上門啦？开門来！

众　（內）做甚的？

張　三　張三爷赴席来啦！

众　（內）席都散啦，客都走啦！

張　三　可有酒啊？

众　（內）酒罎子底都朝了天啦！

張　三　可有饅头、果子？

众　（內）饅头、果子都喂了狗啦！

張　三　哈哈！我把你丑东西！不等你張三爷呀！

众　（內）他駡人，打！打！打！

張　三　不要打，不要打。（圓場）哎呀呀，刘二呀刘二，一双靴子，借与不借，但憑于你；天到这般时候，席都散嘍，客都走嘍，把我的酒席都耽誤啦。甚的牛皮大王、馬皮將軍！（脫靴扔介、哈欠介）身体困倦，不免在此打睡片时，醒来再与刘二算賬。（睡介）

刘　二　（內）小伙掌灯！

〔小伙、刘二上〕

刘　二　我想借靴子不还，

（干唱）

是誰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喲！

(干唱)

全不想信字頃刻有失！

唉！我好端端坐在家里，被張三这个奴才，把我的靴子騙了去嘍。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見送来。方才我与二奶奶正要吃晚飯，我二奶奶作起煩来了，說刘二呀！我把你个丑东西，自己費尽心机，造成一双靴子，自己不穿，借把人穿，天到这般时候不見送来。她把桌子这么一拍，脚这么一抬，把屎馬子也給蹦翻了。小伙，方才你二奶奶說的那个話，你都听見了？

小 伙 听見啦！

刘 二 不是你二爷怕她吧？

小 伙 不是二爷怕她。本来她說的有理嗜。

刘 二 小伙，你看看你二爷这个脸上，怎么这么紧巴巴的？

小 伙 二爷黃瘦啦。

刘 二 唔，黃瘦啦。

小 伙 眼睛也瞘了进去啦！

刘 二 唔！眼睛也瞘了进去啦？

小 伙 耳朵也焦啦，下巴也尖啦。

刘 二 唔喲，这是我操心过度嘍！

(唱)損瘦了臉上皮，

頓使我心头怒起。

〔小伙、刘二圓場，張三絆倒刘二介〕

刘 二 小伙，你拿灯照照，甚的东西絆你二爷一跤！

小　伙　是塊攔街石呀。

刘　二　你把它搬开！

小　伙　我搬它不动。

刘　二　你就会囊飯。看你二爷的。(搬張三介) 咲！咲！咲！我也搬它不动。不妨事，你二爷头上有功夫。拿了头巾，脱了衣服，待你二爷把它頂开。(脫衣頂介) 咲！咲！咲！

小　伙　二爷头破啦！

刘　二　头破啦？不好嘍！

(唱)我的血，我的皮。

皮开肉綻血淋漓。

我的靴来我的帮，

铁靴也要磨穿底。

铁靴也要磨穿底！

小　伙　不好嘍，有了鬼嘍！

刘　二　小伙！(抖介) 你拿灯照照，是什么鬼？你二爷就是不怕鬼！(抖介)

小　伙　二爷，張三爷在此睏覚。

刘　二　先看看我个老靴。

小　伙　靴子有啦！

刘　二　請了过来！

〔小伙拿靴与刘二介〕

刘　二　哎呀，老靴呀老靴，你吃了苦了。把他喚醒！

小　伙　三爷醒来！

張　三　做甚的？

小　伙　二爷来啦。

張　三　哪个二爷？

小　伙　刘二爷。

張　三　哈哈！刘二呀刘二，我把你个丑东西！

刘　二　你怎么罵人哪？

張　三　不但罵人，还要打人哪！（打介，过合；踢刘二介）把你的鞋子，换酒去啦！（穿刘二鞋，跑下）

刘　二　小伙，你張三爷哪？

小　伙　走啦。

刘　二　我这脚底下，怎么这么冰凉啊？

小　伙　鞋子被他扒了去了。

刘　二　你二爷怎样回去呀？

小　伙　穿靴子吧。

刘　二　哎呀，老靴呀老靴，你又要吃苦了。

（唱）造靴子费尽心机，

借靴子一場惡气，

找靴子打倒在地，

要靴子我只得爬將回去。

小伙掌灯，待你二爷爬將回去！

〔同下〕

入 侯 府

赵德普藏本

提　要

張元秀家貧，寄居表兄李平家。岳父耿欽常侮弄之。后張进宝封侯，接去李平夫妇，待如上宾。耿来賀，張亦辱之，經李平夫妇解劝，始言归于好。

〔四龙套上，站門。張元秀上〕

張元秀　(引)身受皇恩，爵祿非輕。

(詩)当年打柴进山林，

得了温凉入朝門。

我今坐了侯府第，

怎能忘却兄嫂恩。

本爵、張元秀。蒙聖恩放我后軍督府。想当初耿欽忘恩負义，多亏李平兄嫂待我恩重如山。也曾命中軍去請兄嫂，这般时候，还不見到来。来，伺候了！

四龙套　啊！

中　軍　(內)嗯嗬！(上)

一去一身汗，回来兩身汗。

啓侯爷：家眷到。

張元秀　穿堂而过。

〔耿氏上，过場下〕

中　軍　李太太到！

張元秀　有請！

中　軍　有請！

〔李太太上。中軍跪迎介〕

李太太　(跪介)哎喲，我的媽呀！你是干什么的？

中　軍　小人是中軍。

李太太　你犯什么罪啦，要充軍哪？

中　軍　中軍官。

李太太　中軍官哪？您起来吧！

中　軍　李太太先起。

李太太　我起，你哪？

中　軍　我后先起。

李太太　得了吧，咱們一塊起来吧！（起介）他們都来了嗎？

中　軍　都来了。

李太太　咱們回头說話兒。（向張元秀）我說你是誰呀？

張元秀　小弟張元秀。

李太太　你就是我表弟張元秀哇！你怎么这个样啦？

張元秀　小弟做了官了。

李太太　做了官啦，不忘旧，把我們接来啦。看来你倒是个有良心的。我說你腦袋上頂的是什么呀？

張元秀　侯帽。

李太太　嘔，猴帽子給你戴上啦？

張元秀　侯爵之帽。

李太太　你穿的是什么呀？

張元秀　这是蟒袍。

李太太　蟒袍哇！上边怎么还有小長虫啊？

張元秀　这是五爪金龙。

李太太　嘔，五爪金龙啊！怎么你腰里还上着一道箍哇？

張元秀　这是玉帶。

李太太　肚帶呀？我瞧有后鞦沒有！

張元秀　这是蟒袍、玉帶。

李太太　我說兄弟，你忘了当初你上京赶考的时候，嫂子我送你上十里長亭，給你綉的斜尖兒褡包，还要綉上一个跳三針兒。

中　軍　嘔！（嗽堂威介）

李太太　我說你干什么这么嘔嘔的？

中　軍　侯爷的虎威。

李太太　我說你們倆誰大呀？

中　軍　他大。

李太太　他比你大多少哇？

中　軍　他的官大。

李太太　你們倆誰怕誰呀？

中　軍　我怕他。

李太太　我是他嫂子，你怕我不怕？

中　軍　也怕。

李太太　你到我这兒怎么加了字兒啦？

中　軍　怕。

李太太　这不結啦！我支使支使你，动不动？

中　軍　动啊！

李太太　你走过去！

中　軍　走过去。

李太太　走过来！

中　軍　走过来。

李太太　站在中間！

中　軍　是。

李太太　你作揖！請安！跪下！叩头！站起来！

〔中軍作身段介〕

李太太　作揖！請安！跪下！叩头！站起来！

中　軍　来不及了！

李太太　又来不及啦呦！回头說話兒吧！（下）

中　軍　启侯爷：李大老爷到。

張元秀　有請！

中　軍　有請！

〔吹打。李平上，进門坐介，倒茶，吃茶叶介〕

中　軍　嘔！（喊堂威介）

李　平　（跪介）我說你是誰呀？

中　軍　（跪介）小人是中軍。

李　平　你犯什么罪啦，充了軍啦？

中　軍　中軍官。

李　平　中軍官哪！你老起来吧！

中　軍　李大老爷先起！

李　平　我起，你哪？

中　軍　我后先起。

李　平　得啦，一塊起来吧！

〔李平、中軍同起介〕

李　平　（看張元秀介）我說你是誰呀？

張元秀　表弟張元秀。

李　平　怎么着，你就是俺表弟張元秀哇？

張元秀　正是。

李　平　好你个王八羔子！

張元秀　怎么罵起我来了？

李　平　你看看，你头上戴着这个，身上穿着这个，你做了哪庙里的城隍爷啦！

張元秀　小弟做了官了。

李　平　做了官啦，不忘旧哇！你打發一条狗到我那兒，鞯鞯兩声，我就来啦。你干嘛还弄四个叫驢子呀？

中　軍　那是皂隶。

李　平　什么棗兒、栗？

中　軍　皂隶。

李　平　不錯，皂隶。滿村子嚷开啦：誰是李平李大老爷？誰是李平李大老爷？

中　軍　那是称呼您哪！

李　平　我說：我叫李平。可曉不得这个大老爷是誰。他們一听說我叫李平呀，可了不得啦，这个揪着胳臂，那个揪着腿，把我給扔在木籠里了！

中　軍　那是轎子。

李　平　四四方方的，前边有倆人。

中　軍　后边还有兩人哪！

李　平　不錯，轎子后头也有倆人。抬起来嘎嘎悠悠。我說这个里头可悶得慌。这个玩意兒，里头要是着了火可怎么好哇！

中　軍　着不了火！

李　平　我心里一着急，脚底下一使劲，把轎子底兒給跺掉啦。他們抬着我在外头跑，我跟着他們在里头跑，跑来跑去，跑了我兩脚的燎漿泡。到今兒我才知道：坐轎子比走还累得慌。好容易到你們这牢門上啦！

中　軍　呃，府門。

李　平　門口站着个月白鬍子老头。

中　軍　蒼白鬍子。

李　平　手里拿着鞭子杆香，脚底下戳着三个鉄橛子。

中　軍　那是炮。

李　平　他这么一点一扑騰，二点二扑騰，三点三扑騰，俺这个耳朵就这么嗡啊，嗡啊，嗡啊，知不道咧！

中　軍　那是迎接你老人家的炮。

李　平　噢，迎接我都动了炮啦，不用說，要迎接你就得过山鳥咧！

中　軍　吉祥炮。

李　平　中軍大老爷，你們倆誰大呀

中　軍　他大。

李　平　他比你大多少？

中　軍　他的官大。

李　平　你們倆誰怕誰呀？

中　軍　我怕他。

李　平　我是他表哥，你怕我不怕？

中　軍　也怕。

李　平　嚐！到我这兒怎么加了字兒咧？

中　軍　怕。

李　平　这不結了！我支使支使你，动彈不动彈？

中　軍　动彈。

李　平　你走过去！

中　軍，走过去。

李　平　你再走过来！

中　軍　走过来。

李　平　你站在当中間！

中　軍　好。

李　平　你弯腰！

中　軍　是。

李　平　抬腦袋！伸脖子！張嘴！吐舌头！說話！

中　軍　說不出来了！

李　平　你看看，你怎么說不出来咧？

中　軍　那还說的出来呀！

李　平　我說中軍大老爷，我跟你老打听个人吧！

中　軍　打听誰呀？

李　平　你看見俺老婆过去沒有？

中　軍　如今你做了官了，叫不得"老婆"了！

李　平　要叫什么？

中　軍　要叫"令堂"。

李　平　怎么管俺的老婆叫令堂？

中　軍　这是官話，撰文哪！

李　平　嘔，官話，撰文哪。眞格的，俺这个令堂身上背着俺兒子，你看見了沒有哇？

中　軍　看見啦。你不要叫兒子啦！

李　平　叫什么？

中　軍　要叫"令尊"。

李　平　啊，管俺兒子叫令尊？

中　軍　这是官話，撰文哪！

李　平　嘔，这是官話，撰文哪。你看看俺老婆身上背着的那是小令尊。俺家里头还有这么高、那么高，倆大的哪！你要是不嫌弃，把那个小的过給你，給你們家里当个令尊。

中　軍　呃，我無有那么大的造化！

李　平　你看俺人怯心不怯。你什么东西！（下）

耿　欽　（內）嗯嘀！（上）

先前做事錯，如今后悔迟。

門上哪位在？

中　軍　做什么的？

耿　欽　煩劳通禀：耿欽求見。

中　軍　候着。（进介）启禀侯爷：耿欽求見。

張元秀　叫他报門而进！

中　軍　是。（出介）叫你报門而进！

耿　欽　报！耿欽告进！（进介）參見侯爷！

張元秀　嘟！

（唱）一見老狗怒气生，

將你罰跪地埃塵。

〔耿欽跪介〕

耿　氏　（內）走哇！（上）

（唱）將身且把二堂进，

只見爹爹跪埃塵。

爹爹因何罰跪在此？

耿　欽　是我从前嫌貧愛富，故尔罰跪在此。

耿　氏　噢，原来如此！參見老爷！

張元秀　夫人到此何事？

耿　氏　看在为妻份上，將我爹爹饒恕了吧！

張元秀　此事不用你管。

耿　氏　呀！

（唱）回头便把嫂嫂請！

〔李太太上〕

耿　氏　（唱）望求嫂嫂講人情。（下）

李太太　（唱）人得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好狗不擋道，擋道沒好狗。你算哪条狗？

耿　欽　原来是李大嫂！

李太太　呸！我头上戴着李大嫂？我身上穿着李大嫂？又李大嫂啦！

耿　欽　李大太太！

李太太　这不結啦！你因为什么罰跪在此呀？

耿　欽　是我从前嫌貧愛富，故尔罰跪在此。望求李大太太

与我講个人情吧！

李太太　有道是：

小小書生不可欺，
魚龙变化有誰知。
有朝一日得了第，
步步登高上天梯。

这个人情我講不下来，等我們老爷来啦，再給您講人情吧！

〔李平上〕

李　平　（念）人走时气馬走膘，
駱駝單走罗鍋桥。
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
六月六，
看谷秀。
春打六九头，
兒行千里母担憂。
蘿卜快了不洗泥，
去年的皇历今年看不的。

太太来啦？

李太太　老爷来啦！

李　平　你坐着吧！

李太太　老爷坐吧！

李　平　咱不讓例，坐着坐着。俺表弟做了官啦。把俺接上来啦。俺剛一到，这来了一位二爷，跟我說請大老爷沐浴呀！

李太太　什么叫“沐浴”呀？

李　平　就是摸魚呀！

李太太　呃，沐浴是洗澡。

李　平　洗澡不是在河溝子里头嗎？

李太太　呃，洗澡是在浴室。在屋子里头！

李　平　我往屋子里一瞧哇，好，屋子里热气騰騰，鍋里头煮着七八个哪。我一摸这个水温温和和，我就下去咧。剛下去，二爷又把我提拉上来咧。

李太太　他怎么又把你提拉上来啦？

李　平　俺还沒有脫衣裳哪。

李太太　你瞧你这忙勁兒的！

李　平　脫了衣裳，脫了褲子，我就下去咧。喊喳卡喳一洗呀，了不得咧：我这肚子里头咭啦咕嚕！

李太太　那八成兒你餓了吧？

李　平　可不是餓啦嗎？你看二爷他就知道我餓啦。立刻給我拿过点心来啦。

李太太　什么点心？

李　平　这么大的兩塊面包。

李太太　那是肥皂！

李　平　肥皂？我就把它吃咧！

李太太　嗐，那吃不得！

李　平　吃不得。那是干什么用的？

李太太　那是擦在身上去泥的。

李　平　去泥的，我比你不知道？人家洗澡洗外头，他洗不着肚子里头哇，我把这个玩意吃下去，叫他里外光滑光滑。

李太太　这叫怎么洗澡哇！

李　平　洗完了澡，穿好了衣裳，二爷又过来咧。說請大老

爷用膳哪！

李太太　那是請你吃飯。

李　平　不錯，請俺吃飯。立刻摆了个大王八盖子。

李太太　那是圓桌面兒。

李　平　上了菜！

李太太　什么菜呀？

李　平　热气騰騰一大碗哪！

李太太　什么？

李　平　白菜熬豆腐。

李太太　他怎么給你白菜熬豆腐吃呀？

李　平　是呀，俺就跟他蹿咧！我說：你別瞧俺这个样兒，俺跟侯爷是亲戚。二爷一听俺跟侯爷是亲戚呀，可冒了烟咧，說快給大老爷换哪。立刻把这碗端下去。又端上来一碗，也是热气騰騰。

李太太　这准是好的啦！

李　平　豆腐熬白菜。

李太太　还是一样啊！

李　平　俺說俺大远的来啦，你就給俺这个吃呀？二爷一看俺不願意咧，立刻把这碗端下去，又上来兩碗。

李太太　什么呀？

李　平　一碗熬豆腐，一碗熬白菜，他給分碗盛啦！俺又跟他蹿咧，俺說你淨給俺这个吃可不行啊！他們一听俺說不行，立刻把这兩碗端下去，从新淨桌面兒，这回可上了好的咧。

李太太　上的什么？

李　平　小猪血。

李太太　那是山楂糕。

李　平　又上来啦！
李太太　什么呀？
李　平　小茎蘭，比咱家的茎蘭小。外边是黑的，里边是白的，吃在嘴里是甜的。
李太太　那是荸薺。
李　平　很好吃。又上来啦！
李太太　又上来什么呀？
李　平　眼珠子。
李太太　什么眼珠子？
李　平　一大堆眼珠子：有紅的，有綠的。
李太太　那是葡萄。
李　平　也好吃。又上来啦！
李太太　又上什么？
李　平　五色餃子。
李太太　都是哪五色呀？
李　平　紅、黄、白、綠、黑。
李太太　紅的是什么面？
李　平　紅高粱面。
李太太　什么餡兒？
李　平　紅蘿卜餡兒。
李太太　你蘸什么吃？
李　平　蘸萘椒面兒。
李太太　还吃什么色的啦？
李　平　吃黄的。
李太太　什么面？
李　平　黄面哪。
李太太　什么餡兒？

李　平　老窩瓜餡兒。
李太太　你蘸什么哪？
李　平　蘸芥末面兒。
李太太　你又吃什么啦？
李　平　吃白的啦。
李太太　白的是什么面？
李　平　白面哪。
李太太　什么餡兒？
李　平　白菜餡兒。
李太太　你蘸什么吃？
李　平　蘸辣蒜。
李太太　你又吃什么啦？
李　平　吃綠的啦。
李太太　綠的是什么面哪？
李　平　綠豆面。
李太太　什么餡兒？
李　平　菠菜餡兒。
李太太　你蘸什么吃？
李　平　蘸韭菜花兒。
李太太　你又吃什么啦？
李　平　吃黑的啦。
李太太　什么面？
李　平　黑面哪。
李太太　什么餡兒？
李　平　霉干菜餡兒。
李太太　你蘸什么吃？
李　平　蘸烟灰。

李太太　你怎么蘸烟灰呀？

李　平　又解渴、又过瘾哪。吃完了餃子，又上了菜啦！

李太太　又上什么菜啦？

李　平　热气騰騰一大碗，是个死孩子。

李太太　他怎么給你死孩子吃呀？

李　平　这个孩子还不是好死的。

李太太　怎么死的？

李　平　是冻死的。

李太太　怎么会是冻死的哪？

李　平　他一身的鷄皮疙瘩。

李太太　你怎么着哪！

李　平　我拿筷子一杵，哽！不是冻死的。

李太太　怎么死的？

李　平　是撑死的。

李太太　怎么会是撑死的哪？

李　平　他一肚子的白米飯哪！

李太太　那是江米鴨子。

李　平　江米鴨子俺也把它吃啦。又上来咧！

李太太　又上什么啦？

李　平　热气騰騰一大碗，净是蛋哪！

李太太　都是什么蛋？

李　平　有老旦，小旦，閨門旦，青衣旦，花旦，玩笑旦，武旦。

李太太　你怎么着哪？

李　平　我拿筷子一夾，一出溜，兩夾，兩出溜。我說：这个旦怎么这么鬧手哇？我有主意。我把筷子削个尖，俺穿旦哪。老旦、小旦、閨門旦、青衣旦、花旦、

玩笑旦、武旦穿了一串兒，像个糖葫蘆似的。俺就把它吃啦。吃下去，了不得咧！

李太太　怎么啦？

李　平　旦跟旦在咱肚子里滚起来啦。

李太太　怎么滚起来啦？

李　平　老旦不服小旦，青衣旦不服玩笑旦，武旦在咱肚子里翻开了跟头啦！

李太太　那你怎么着哪？

李　平　俺有主意。俺拿張手紙到茅房，俺一使勁，都把它們拉出来啦。都变了屎蛋咧！

李太太　你这屎蛋可别扔了，你供在你們家祖宗板上去呀！

李　平　誰說不是呀？俺撈上来，用水洗洗，供在你們家去啦。

李太太　嘘！

李　平　你看看，眞不开眼，見俺戴着这个，穿着这个，立刻跟俺飞眼咧！

李太太　你过来吧！

李　平　你叫俺过去，好，俺就走过去。

李太太　你瞧你这兩步走！

李　平　这兩步走，可不容易哪。

李太太　怎么不容易？

李　平　这是在彰仪門外头跟拉駱駝的学来的。过来干什么？

李太太　你瞧你也做了官啦。你头上頂的是什么呀？

李　平　这是白頂，也叫六品頂。俺也是一道咧。

李太太　什么道？

李　平　見缸道。

李太太　見缸道管什么？

李　平　見俺道管挑水的。

李太太　怎么管挑水的？

李　平　叫他見俺就倒。

李太太　要是不倒哪？

李　平　不倒俺就不答应他。

李太太　有升騰沒有哇？

李　平　升陰陽。

李太太　怎么升陰陽啊？

李　平　陰陽管死人。

李太太　人家都管活人，你怎么管死人哪？

李　平　你看看，哪一个活人叫俺管哪！

李太太　你怎么不穿靴子呀？

李　平　穿靴子可上了論兒啦！

李太太　什么論兒？

李　平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

李太太　我試試你的眼力吧！

李　平　眼力是好的。

李太太　你看上边兒坐的是誰？

李　平　俺表弟。

李太太　下面是誰？

李　平　十八年造反的林青。

李太太　呃！耿欽。

李　平　犯什么罪啦，把腿剁下去啦？

李太太　呃！因为他先前嫌貧愛富，將他罰跪在此。沒什么說的，你給他講个人情吧！

李　平　叫俺給他講人情啊，俺还恨他咧。

李太太　有道是：大人不記小人过。

李　平　宰相肚子能撑板。

李太太　能撑船！

李　平　你渾蛋！这船也是板兒做的。

李太太　瞧你的啦！

李　平　看俺的。好狗不擋道，擋道沒好狗，你算哪条狗哇？

耿　欽　原来是李大哥！

李　平　嘈！俺头上是李大哥，俺身上是李大哥，俺又李大哥咧！

耿　欽　李大老爷！

李　平　这不結了嗎！你怎么掉爐坑里咧？

耿　欽　我將事做錯，望求李大老爷講个人情！

李　平　講人情？可是这么着：講下来你也別喜；講不下来你也別惱。你等着吧。(向張元秀)俺說表弟，表弟你在那里坐着，你要是站起来，俺是王八旦。

張元秀　(站起介)兄長請坐！

李　平　你玩笑哇！当初一日，一日当初。

張元秀　这是一句話。

李　平　一句話，兩說着热鬧。俺說表弟呀，先前本是耿家老爷子不好，今天他既来咧，你叫他起来吧。

張元秀　兄長不必多管！

李　平　你瞧俺咧，(向耿欽)你起来吧！

張元秀　嗯！

李　平　你再跪一会兒！

李太太　兒子你碰啦，快跟媽媽亲亲嘴。

李　平　得啦，別打瓜皮醬咧！

李太太　老爷下来啦？

李　平　下来啦。

李太太　人情怎么样啦？

李　平　俺也不是和你吹，俺过去三言五語——

李太太　准啦？

李　平　碰啦！

李太太　碰啦！这可怎么好哇？

李　平　这个人情他給你留着咧。

李太太　怎么哪？

李　平　你对表弟有好处哇。

李太太　有什么好处哇？

李　平　有一年俺不在家，你跟表弟你們倆——

李太太　什么？

李　平　你給他縫縫連連哪。

李太太　这也不是和你吹，表弟渾身上下，什么不是我做的。

李　平　是你做的，可是俺的材料哪。

李太太　什么？

李　平　俺給买的材料呀。

李太太　兒子你抱着！

李　平　兒子你拿过来。

李太太　我說表弟呀表弟，先前本是耿家老爷子不好，今天他来啦，你叫他起来吧。

張元秀　嫂子不要管他的閑事。

李太太　（向耿欽）起来吧！

張元秀　嗯！

李太太　你再跪一会兒！

李　平　兒子你也碰咧，快給爸爸打个跟头。（扔小孩介）

李太太　別搗乱啦！

李　平　太太下来啦？

李太太　下来啦。

李　平　不用說，人情准啦？

李太太　也碰啦。

李　平　怎么你也碰啦？这小子是猴兒拉稀呀——坏了腸子啦。咱不干咧！

李太太　咱不干这个，干什么呀？

李　平　你去縫穷，俺蹬三輪車。咱不干咧！

李太太　你去蹬車去，我可不縫穷。

李　平　咱这是一計呀！

李太太　什么計呀？

李　平　假脫衣呀。俺說不干咧，俺立刻脫衣裳，俺解开上面的鈕子，再解下边的鈕子，解了下面的鈕子，再扣上上边的鈕子，这还有个名堂。

李太太　什么名堂？

李　平　这叫"解帶不脫衣"。

李太太　就这么办。

李　平　兒子你抱着。俺說表弟呀表弟，俺先給你来个当头炮。想当初上山砍柴，得了温凉玉盞，你立时上京进宝，沒有盤川，俺的帽子，她的褲子，都給卖啦，还是不够，俺有一个小猪仔也給卖啦。俺那个小猪仔比不得别的小猪仔，四个小腿，兩个大耳朵，还有一个小尾巴，不喇不喇的，也給卖嘍。

李太太　卖啦！

李　平　卖了啵，卖了啵，瞧瞧啵，要多錢？吆喝，吆喝，又吆喝。

李太太　叫你在这兒卖估衣哪！

李　平　到底卖了多少錢哪？

李太太　卖了八百八十八吊錢。

李　平　噢！卖了八百八十八吊錢哪！咱不干啦！脫衣裳！不干咧！

張元秀　兄長不必如此，小弟認下就是。岳父，随我来！

〔張元秀拉耿欽下〕

李　平　不干咧！

李太太　人家認下啦。

李　平　認下啦，俺也不脫咧。都走啦，咱也走吧！

李太太　别忙！你如今也做了官啦，咱們也得称呼称呼。

李　平　好！称呼称呼

李太太　我叫你表大老爷。

李　平　俺称你表大姥姥。

李太太　呃！表大太太。

李　平　对！表大太太。

李太太　咱这兒子哪？

李　平　兒子是裱糊匠。

李太太　你要挨揍！

李　平　不是这兒的，是山后头的。

李太太　咱們演習演習。

李　平　演習演習。

李太太　那旁来的敢是表大老爷嗎？

李　平　那旁来的可是表大太太嗎？

李太太　老爷請！

李　平　太太請！

李太太　咱們这个兒子哪？

李　平　兒子咱放在地下，咱不管，等会兒他哥哥来抱他。

〔李平拉李太太下。撿場的拾“喜神”下〕

下 河 南

臧嵐光藏本

提 要

国舅之子胡倫有殘疾。清明扫墓，見白家少女，即遣媒婆說合。白家要相亲，胡令二弟代替。时虽选中，后又泄漏，白女終归胡二公子。

此剧至“相亲”一折止。

第 一 場

〔胡倫上〕

胡　倫　(念)龙生龙，鳳生鳳，

耗子的兒子会盗洞。

我爸爸是个豁唇子，

养下我来一道縫。

〔四丑院子——內有呂二、坏四暗上〕

胡　倫　小子生来嗄，

四院子　傻！

胡　倫　爱騎高头大瑪。

四院子　馬！

胡　倫　任他五府六避，

四院子　部！

胡　倫　皇帝老子我也不叭。

四院子　怕！

胡　倫　自家、胡狗子的便是。

四院子　公子！

胡　倫　狗子！

四院子　公子！

胡　倫　狗子！

四院子　公子！

胡　倫　別讓我着急嘍，狗子定了！

四院子　狗子就狗子。

胡　倫　小子們，大爷这兩天悶悶不乐，有点兒心事。你們誰猜一猜？

四院子　您的心事，我們猜不着？

胡　倫　不讓你們白猜：猜着啦，賞你們一吊錢。

呂　二　那么着，我猜猜。大概是要踢球？

胡　倫　我是根半腿，怎么踢球哇？不对，不对。

坏　四　我一猜就猜着啦！

胡　倫　那么你猜。

坏　四　清明佳节那天，帶着我們上墳插柳，打从白侍郎門前經过，看見白小姐生得标标致致，致致标标，打动了您的心啦，对不对？

胡　倫　好小子！还是你，一嘴就蹾在狗屎上啦。猜着啦，猜着啦。

坏　四　拿錢来！

胡　倫　多兒錢？

坏　四　一吊。

胡　倫　这么办：你找給我九吊，我該你十吊。心事是被你猜着啦，你能把白小姐抬到咱們府里来那才好哪。

坏　四　那不行！当中無人事不成。得找个媒婆子說合說合。

胡　倫　誰認識？

坏　四　我認識。

胡　倫　那么你去，把于庄兒給我叫了来！

坏　四　是啦，大爷您交給我啦。

〔胡倫、三丑院子下〕

坏　四　好些时候老沒去啦，也不知道她搬了家沒有。（小圓場）唉，說着說着到啦。大嫂子在家沒有？大嫂子，大

嫂子！

媒　婆　（內）阿哈！（上）

（念）媒婆媒婆，終日說合，

東家約我，西家請我。

吃了些剩湯剩水，

跑坏了几双鞋脚。

开开門来看，

是誰来找我？

坏　四　是我。

媒　婆　喲，是兄弟你呀！

坏　四　可不是嗎？

媒　婆　老沒見啦，你好哇？

坏　四　好哇。

媒　婆　弟妹好哇？

坏　四　好哇。

媒　婆　孩子們都好？

坏　四　都好。

媒　婆　你看，昨兒个我还提你来着哪！

坏　四　叫您哪惦記着啊。

媒　婆　眞格的，你是誰呀？

坏　四　喲！問了半天，您哪不認識我？

媒　婆　瞅着你面熟，我不敢下笊籬。

坏　四　您先別撈。

媒　婆　你是誰？

坏　四　我是胡府的坏老四。

媒　婆　喲！鬧了半天，敢是四兄弟呀，好杂种！

坏　四　您怎么叫应了罵我呀？

媒　婆　不是罵你，是罵嫂子我这兩只眼睛，連你都瞧不出来啦。你干什么来啦？

坏　四　瞧您哪，滿面紅光的，要發財。

媒　婆　不知道这財打哪兒發起？

坏　四　我們大爷叫您提門亲事。

媒　婆　說媒拉縴呀，是嫂子的本等。多喒走？

坏　四　这就走。

媒　婆　兄弟你——

坏　四　什么？

媒　婆　等等！

坏　四　您哪这个說話勁兒，我受得了嗎？

媒　婆　当家的！

众　　　（內）唉！

媒　婆　小心点兒門！

众　　　（內）啊！

坏　四　嫂子，那么些个答应的，都是您当家的嗎？

媒　婆　我罰你！嫂子要有那么些当家的，我就不着急啦。那里头只有一个。

坏　四　哪一个是眞的？

媒　婆　那大嗓的。

坏　四　那些个哪？

媒　婆　那都是你叔伯姐夫。

〔小圓場〕

坏　四　別玩笑啦！到啦。

媒　婆　就是这兒呀？您哪另請高明吧！（走介）

坏　四　您別回去呀！

媒　婆　你們大爷，生得六根不全，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

鬼。一説話一嘿兒嚕，一走道一晃搖。他也耍笑，我也耍笑。不說他說話不眞，反賴我听話不明。这个差事我干不了！

坏　四　嫂子您哪回来。我們大爷新近請来个名医，給他瞧好啦，話說的一字一板的啦。

媒　婆　眞的嗎？那么你給我回一声兒。

坏　四　等等。你先在隔壁酒鋪等我，我回大爷去。

媒　婆　喝酒，我可沒帶錢。

坏　四　扰我。

媒　婆　就那么办！酒鋪掌櫃的，先燙二兩，写坏四的賬。

（下）

〔坏四进門介。胡倫、三丑院子暗上〕

胡　倫　坏四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坏　四　来啦，来啦。

胡　倫　媒婆子来了沒有？

坏　四　来啦，人家不进来。

胡　倫　为什么不进来？哪趟票过她們？

坏　四　他說大爷生的六根不全，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一說話一嘿兒嚕，一走道一搖晃。她也耍笑，大爷也耍笑。不是大爷說話不眞，反賴她听話不明。她要走，我跟她說：我們大爷新近請来个名医，給您哪瞧好啦，說話是一字一板的啦。

胡　倫　我这是父母生就了的，难倒說为見她，还把我——

坏　四　那也来不及啦！

胡　倫　小子們，大爷有兩句話。你們誰替我說說？

坏　四　知道您要說什么呀！

胡　倫　不要紧的。媒婆子进来，必然給咱們叩头行礼，

这就該咱們說啦："不消啊，不、不、不、不消。"

坏　四　不、不、不、不消。

胡　倫　別按我这么說，按你們那么說。

坏　四　不消啊不消。

胡　倫　对啦对啦。

四院子　对啦对啦。

胡　倫　咳，沒有这兩句。

四院子　沒有这兩句，您哪往下說。

胡　倫　小子們与媒婆看座。"喲！喲！喲！"，这就該她說啦。

四院子　她說什么？

胡　倫　"大爷在此，我媒婆焉敢坐哪？"我說啦："賜坐便坐，賜坐便坐。"

四院子　她又說什么哪？

胡　倫　她必然問咱們好，我說："我好。媒婆你可好么？"

四院子　干嘛有一"摸"呀？

胡　倫　摸摸亲香。她必問把她叫来为什么！

四院子　又該說什么啦？

胡　倫　你們把上墳插柳的事告訴她。那白小姐有了人家便罢！

四院子　要沒有哪？

胡　倫　与你大爷說成此事。事成之后，重禮相謝，重禮相謝。

四院子　这么些个，写个本兒，得念冬三月。

胡　倫　这就要用。

四院子　我們不行。

胡　倫　有賞，誰說賞誰兩吊錢。

吕　二　有錢我說，叫媒婆去！（坐椅介）

胡　倫　你在这兒一坐，媒婆子进来一瞧，騎着駱駝吃豆包兒——漏餡兒啦！

吕　二　那么在哪兒說哪？

胡　倫　有你的地方：椅子后头。你的嘴对着大爷的屁股。

吕　二　不行！您爱放屁。

胡　倫　我不放。

吕　二　那哪兒行啊？

胡　倫　加屁錢。

吕　二　一个屁？

胡　倫　一百錢。

吕　二　十个屁？

胡　倫　十百錢。

吕　二　一百屁？

胡　倫　一百錢。

吕　二　那还行啊！

胡　倫　有一个算一个，叫賬房記着。叫媒婆去！

坏　四　是啦。哎，大嫂子，大嫂子！

〔媒婆上〕

媒　婆　怎么还不来？这么半天。啊，兄弟你来啦！

坏　四　我們大爷請您哪。

媒　婆　兄弟头里走。（进門介）大爷在哪兒哪？大爷在哪兒哪？大爷在上，媒婆子有礼！

吕　二　不消啊不消。小子們，与媒婆看座。

媒　婆　大爷在此，焉有媒婆子的座位？

吕　二　賜坐便坐，賜坐便坐。

媒　婆　我們这兒謝謝啦！大爷您哪好哇？

呂　二　我好。媒婆你可好！

媒　婆　好。我媒婆不敢劳大爷动問。

呂　二　总有一問，总有一問。

媒　婆　大爷您哪叫我們来干什么呀？

呂　二　無事不把你叫进府来。只因那日清明佳节，上墳插柳，打从白侍郎門前經过，見那白小姐站在門前，長的是标标致致，致致标标，打动你大爷之心。命你前去提亲，有了人家便罢！

媒　婆　大爷，要是沒人家哪？

呂　二　若無人家，与你大爷說成此事。事成之后，重礼相謝，重礼相謝。

〔胡公子放屁介〕

呂　二　啊嘘！啊嘘！

媒　婆　大爷我告个便兒。(背供介)哎呀慢着！我看他說話有出的气兒，沒有入的气兒，其中必有緣故。待我拿話繞兌繞兌他。(向胡倫)大爷，人家問您生日八字哪？

呂　二　重礼相謝，重礼相謝。

媒　婆　問您的时辰？

呂　二　重礼相謝，重礼相謝。

媒　婆　得啦，你給我走出来吧！

呂　二　重礼相謝，重礼相謝。

媒　婆　哎，兄弟，我先前拿你当个好朋友，你敢情是你們大爷一个屁呀！

胡　倫　媒婆子，你大爷有倆糟錢兒，买的屁股都說了話啦！

呂　二　(起介)大爷，拿屁錢来吧。

胡　倫　該着吧。

媒　婆　大爷，到底兒是怎么回事情？

胡　倫　就是他說的那些話，你給我办一办吧。

媒　婆　大爷，不是媒婆子夸口，三言五語，保管准成。

胡　倫　好！来，賞他十兩銀子。

媒　婆　大爷呀！

(唱)大爷但把寬心放，

这樁事兒我承当。

辞别大爷出府往，

管叫織女配牛郎。

胡　倫　人家走啦，咱們得送送。

媒　婆　大爷您哪这是怎么啦？

胡　倫　送送。

媒　婆　知道是您哪送我，不知道的，彷佛咱們倆人有什么拉攏。(下)

胡　倫　哈哈哈……

(唱)一見媒婆出府門，

等她回来听信音。

〔同下〕

第　二　場

〔白夫人、丫鬟上。院子暗上〕

白夫人　(唱)夫君在朝为官宦，

早死黄泉甚可憐。

〔媒婆上〕

媒　婆　(唱)急急忙忙往前走，

不覚来到她門首。

来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院　子　什么人？

媒　婆　是我。原来是位老爷子。煩劳通稟，說我媒婆子求見。

院　子　你且稍待。（进門介）啓老夫人：媒婆求見。

白夫人　叫她进来！

院　子　是。

丫　鬟　咳，我問問你：媒婆子是个爷們，是个娘兒們？

院　子　是个妇人。

丫　鬟　是个娘兒們，不与你們爷們相干。躲开这兒吧！我瞧瞧是誰。喲，原来是大姐！您哪好哇？

媒　婆　好哇。

丫　鬟　您的来意我知道啦。

媒　婆　你知道什么？

丫　鬟　八成您哪为我的那件事情来的吧？

媒　婆　我为你們小姐的事情来的。

丫　鬟　不是为我那个事情来的？你給我滚进来吧！

媒　婆　瞧这面苦語辣勁兒的。（进門介）老夫人在哪兒哪？老夫人在上，媒婆子叩头。

白夫人　罢了，起来。

媒　婆　多謝老夫人！

白夫人　来，与媒婆看座。

媒　婆　老夫人在此，媒婆子不敢坐。

白夫人　有話叙談，焉有不坐之理？

媒　婆　如此謝过老夫人！

白夫人　媒婆你可好哇？

媒　婆　我好。我們媒婆子就好比屬小鷄的：赶的上就多啄几嘴。何敢劳老夫人动問哪。

白夫人　媒婆到此何事？

媒　婆　請問老夫人：小姐今年多大年紀啦？

白夫人　二八一十六岁了。

媒　婆　有了人家沒有？

白夫人　高門不成，低門不就，耽誤下了。

媒　婆　老夫人接喜吧！

白夫人　喜从何來？

媒　婆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白夫人　哪一家？

媒　婆　就是当朝胡国舅之子胡公子。

院　子　嘟！胆大媒婆！胡公子生的六根不全，敢与小姐提亲？老夫人，此事断断不可！

白夫人　来，將她吊起来！

媒　婆　慢着！老夫人，那大公子生的六根不全，我說的是二相公。他人有人才，文有文才，若無人才，若無文才，我敢与小姐提亲嗎？老夫人您哪問問他，她見的是大公子，还是二相公？

白夫人　你可曾見过二公子？

院　子　未曾見过。

白夫人　多嘴！起过一旁。

媒　婆　我問問你：你見过二相公沒有？

院　子　無有。

媒　婆　沒有哇？在一旁多嘴多舌的，卖不了的稀稽——你給我一边兒靐着吧！

（院子暗下）

白夫人　媒婆，大公子也罢，二相公也罢，老身要在門樓相亲。（向丫鬟）將她送出府去！

丫　鬟　是啦。

〔白夫人下〕

丫　鬟　这位大姐，我拜托您啦：您想着点兒我的事！

媒　婆　交給我啦。

〔媒婆下，丫鬟另下〕

第　三　場

〔四丑院子引胡倫上〕

胡　倫　（唱）媒婆一去不回轉，

倒叫大爷挂心間。

〔媒婆上〕

媒　婆　參見大爷！

胡　倫　喲！媒婆子你回来啦？

〔二丑院子拉媒婆介〕

媒　婆　这是什么府門头兒，拉拉扯扯的？

胡　倫　得啦！什么样子，拉拉扯扯的？你們不知道人家是个老道嗎！

四院子　坤道。

胡　倫　什么样子？瞧我啦。媒婆子你回来啦？

媒　婆　回来啦。

胡　倫　辛苦啦。你坐下吧。（指座介）

媒　婆　局面人敢情在这兒哪！

胡　倫　你去啦，怎么样哪？

媒　婆　我到了那兒，出来了一个老院公。我問他：老夫人哪？他說：在堂上哪。

胡　倫　快把我丈母娘拉下来吧！

媒　婆　干什么？

胡　倫　鬧一屁股粘拉咕唧的。

媒　婆　咳，庭堂之堂。

胡　倫　后来怎么样哪？

媒　婆　我就进去啦。老夫人賞了我一个座兒，問了个"好"，我說：我媒婆子好比屬小鷄子的。

胡　倫　我叫你上哪兒提亲去啦，誰叫你跑那裝小鷄子去啦？

媒　婆　咳，我是这么比喻。

胡　倫　后来哪？

媒　婆　我問："小姐多大年紀啦？"老夫人說："二八一十六岁啦。"

胡　倫　她跟我同岁。

媒　婆　大爷也是十六岁啦？

胡　倫　我是猴兒拉馬——三六。

媒　婆　好，差了大花啦。我問："小姐有了人家沒有"？

胡　倫　要紧的是这句。

媒　婆　老夫人說："高門不成，低門不就，耽誤下啦。"我說："老夫人接喜吧！"老夫人說："喜从何来？"我說：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当朝胡国舅之子胡公子。"旁边站着一个老院子，說："嘟！胆大媒婆，那胡公子生得六根不全，敢与小姐提亲？来，將她吊起来！"

胡　倫　將你吊起来了沒有？

媒　婆　大爷您哪想我是干什么的！

胡　倫　你是唱戏的。

媒　婆　我是說媒拉縴兒的。我說："慢着！老夫人，那大公子生得六根不全，我說的是二相公。他人有人才，文有文才；若無人才，若無文才，我敢与小姐提亲嗎？您哪問問他，見过二相公沒有？"

四院子　媒婆子眞能說！

胡　倫　媒婆子，后来哪？

媒　婆　老夫人說："大公子也罢，二相公也罢，老身要在門楼相亲。"

胡　倫　来呀，备我的豹花馬！

四院子　啊！

媒　婆　干什么去？

胡　倫　門楼相亲去。

媒　婆　您哪这个样兒还去哪？眞是皮匠栽跟头！

胡　倫　你这話怎么講哪？

媒　婆　漏了楦兒啦！

胡　倫　我这小模样兒不錯呀，一点兒褒貶沒有。

媒　婆　别叫我褒貶出来。我說說你：前鷄胸？

胡　倫　窩的。

媒　婆　后罗鍋？

胡　倫　栽的。

媒　婆　抽肐膊？

胡　倫　戳的。

媒　婆　根半腿？

胡　倫　摔的。

媒　婆　豁唇子？

胡　倫　牙疳。

媒　婆　半拉鼻子？

胡　倫　鼻䵟。

媒　婆　蘿卜花？

胡　倫　眼丹。

媒　婆　禿瘡疙渣兒？

胡　倫　胎恋。

媒　婆　哎喲，你还是半拉耳朵哪！

胡　倫　哎喲，那是耗子啃的。

媒　婆　你瞧你这个做相。你把扇子給我。（向台兩面）場面老哥們，鑼鼓凑合着点兒，我学个样兒你們瞧瞧。

（学胡走介）

胡　倫　小子們，大爷長的这模样不錯呀！

四院子　七分不像人，八分倒像鬼。

胡　倫　有鏡子沒有，拿过来我照照。

四院子　有鏡子，大爷照照。（拿鏡子介）

胡　倫　我瞧瞧。（照介、哭介）啊……

四公子　大爷乐啦。

胡　倫　人家孩子这兒哭哪！我恨啫！

四院子
媒　婆　恨我們？

胡　倫　恨我自个兒。

四院子
媒　婆　恨您干什么？

胡　倫　恨我在后台画了这么个样兒。我不活着啦！

媒　婆　你們这兒有二爷沒有？

四院子　有二爷。

媒　婆　好極啦。快請二爷！

四院子　有請二爷！

二公子　（內）来也！（上）

忽听兄長喚，忙步到堂前。

兄長！

胡　倫　媒婆子过来，見見二爷。

媒　婆　媒婆子与二爷叩头。

二公子　罢了，起来。

媒　婆　謝二爷！

胡　倫　媒婆，你瞧这个怎么样？

媒　婆　这才是好腦袋哪！

胡　倫　敢情。这是苏州定綉来的！

媒　婆　你哪？

胡　倫　我是包工貨。

二公子　喚小弟出来，有何話講？

胡　倫　兄弟大喜啦！

二公子　小弟喜从何来？

胡　倫　給你掇弄个嫂子。

二公子　兄長之喜！

胡　倫　你叫我喜我就喜；你不叫我洗，我修脚穿袜子。

二公子　此話从何說起？

胡　倫　这門亲事，提的是白家小姐，老夫人要在門楼兒相亲。

二公子　兄長就該前去！

胡　倫　你瞧瞧，哥哥这样兒，沒有什么說的，兄弟你替我走一趟吧！

二公子　这如何使得？

胡　倫　使得。

媒　婆　二爷，您哪到哪兒跑跑馬就回来啦。

二公子　如此待我改换改换衣服。（下）

媒　婆　大爷，我先送个信兒去。（下）

胡　倫　小子們，你們跟二爷去，到了那兒老老实实的，别偷人家的东西。請二爷！

〔二公子上〕

二公子　兄長！

胡　倫　来呀！备我的豹花馬，給二爷騎。兄弟辛苦一趟吧！〔下〕

二公子　帶馬！

（唱）辞別兄長跨能行，

去到白家走一程。

〔同下〕

第　四　場

〔丫鬟、白夫人上〕

白夫人　（唱）媒婆此去未回轉，

等她到来問根源。

〔媒婆上〕

媒　婆　参見老夫人！

白夫人　罢了，坐下。

媒　婆　多謝老夫人！老夫人，他們都来啦！

白夫人　有請小姐！

丫　鬟　有請小姐！

〔白小姐上〕

白小姐　終日綉閣煩悶，时刻悬挂娘亲。

参見母亲！

白夫人　罢了，坐下。

白小姐　告坐。

白夫人　媒婆，見过小姐。

媒　婆　参見小姐！

白小姐　罢了。母亲喚女兒出来，有何訓教？

白夫人　兒呀，今日閑暇無事，随为娘門楼散悶一番。丫鬟帶路！

丫　鬟　遵命。

〔牌子。众上楼門介。四丑院子引二公子上〕

白夫人　媒婆，哪个是二相公？

媒　婆　老夫人，这也不是仨錢兒的餑餑，倆錢兒的餅子。您哪順着我的手兒瞧：头戴一字文生巾，身穿万字大紅袍，跨下豹花馬，生得是柳叶眉，杏核眼，嘀嚕嘟嚕的就是他。

白夫人　叫他們回去吧！

媒　婆　回去罢！

〔二公子、四丑院子下〕

白夫人　兒呀，你看此事如何？

白小姐　家有千張口，主事在一人。（羞介，下）

白夫人　媒婆，此事不成了。

媒　婆　怎么不成啦？

白夫人　小姐未曾允許，往綉閣而去，故尔不成了。

媒　婆　老夫人您哪也打这时候兒过过，沒說出来，那就是願意啦。

白夫人　也罢。老身要亲自許亲，来，賞她十兩銀子，叫她回去吧！

媒　婆　多謝老夫人！

〔白夫人下〕

丫　鬟　大姐，我的那件事情哪？

媒　婆　你給我滚下去吧！

〔丫鬟、媒婆分下〕

瞎子逛灯

赵德普藏本

提　　要

小梁王大放花灯，跛和尚约白瞎子逛灯。一路之上，瞎子备受和尚捉弄。

第 一 場

〔跛和尚上〕

跛和尚　(念)和尚生来命兒硬，

我媽养我往庙里送。

三天念不会一句經，

一天摔破了七个磬。

我、二郎庙的二和尚。今有小梁王大放花灯，与民同乐。我有心逛灯去，我腿脚兒又不利落。我有个亲家白瞎子，他的眼神兒不好，我找他，我們倆人兒逛灯去。我借他的腿，他借我的眼睛，我們倆人兒凑和成一个人兒。就是这个主意。我找他去。(圆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抹角兒拐弯兒，拐弯兒抹角兒。到啦！我說亲家，亲家！

〔白瞎子上〕

白瞎子　(唱)悶坐在草堂上自思自想，

想起了失双目好不慘伤。

看不見陽关路神魂飘蕩，

好一似下地獄看不見天堂。

哪位呀？原来是老二。您新喜新喜，見面發財。請家里坐。你跟我藏迷兒呀？你当我瞧不見你哪，来吧，家里坐吧。沒人？不用說，又是这边溜兒的小孩兒，欺負我沒眼沒戶的。沒事兒給我小辮兒上拴挂鞭，点着啦噼噼啪啦一响，知道的是放鞭，不知道的，当是瞎子后門开張了哪！再来我找你們家大人去。

跛和尙　（学狗叫）汪汪汪！

白瞎子　打狗！混賬！

跛和尙　混賬！

白瞎子　这狗怎么說人話呀？有賊偸我东西啦！

跛和尙　有賊偸你什么啦？

白瞎子　偸我的被窩、褥子。

跛和尙　你的被窩、褥子在哪兒擱着哪？

白瞎子　在抽屜里擱着哪。

跛和尙　抽屜里能擱嗎？

白瞎子　被窩、褥子票兒。你是誰呀？

跛和尙　我是二郎庙的二和尙。

白瞎子　是亲家？我不信。我得摸摸，亲家有記号。

跛和尙　什么記号？

白瞎子　亲家有耳朵。

跛和尙　沒耳朵那不成了磬錘子了嗎！

白瞎子　請坐吧！

跛和尙　坐着，坐着。我說亲家，我打过年就沒工夫，早就应当給您拜年来，今天我来啦，我就在这兒給您磕吧。我磕头啦！

白瞎子　我还礼啦。請坐，請坐。

跛和尙　我們老当家的也沒工夫来。讓我把头帶来啦。我替他在这兒給您磕了！

白瞎子　老当家的那么大岁数給我拜年，我可眞不敢当。我还礼啦！

跛和尙　坐着坐着。我說亲家，我师兄、师弟也叫我把头帶来啦，我也替他們磕了吧。我跪下啦！我磕头啦！

白瞎子　我还礼啦。眞是年年叨祉。請坐，請坐。哎呀慢着！

他磕头，脑袋怎么那么硬啊？八成不是磕头吧？有啦，瞧我的。我說亲家，我早就应当給老当家的拜年去，我也老沒工夫。干脆我在这兒磕啦，你給帶回去得啦。

跛和尙　不用啦。

白瞎子　我磕头啦！我跪下啦！

跛和尙　我还礼啦。

白瞎子　我磕头啦！

跛和尙　哎哟，你怎么摔我一个大跟头哇？

白瞎子　你沒到八月十五，你就跑我这兒搗碓来啦？

跛和尙　你眞不吃亏啊！

白瞎子　瞎子多会兒吃过亏呀？坐着吧。亲家，你好哇？

跛和尙　好哇。

白瞎子　庙里香火好哇？

跛和尙　好。我庙里香火从初一到今天，連庙門都关不上啦。

白瞎子　燒香的人太多啦，好香火呀！

跛和尙　別說啦。老当家的欠人家錢太多啦，讓人把庙門摘走啦，是这么关不上啦。亲家，你好哇？

白瞎子　好。天天挾当。

跛和尙　那好哇。天天有家当子。

白瞎子　天天一票一票，挾着往当鋪里当当。亲家你是夜猫子进宅——無事不来。你干什么来啦？

跛和尙　今有小梁王大放花灯，与民同乐。我找你，咱們逛灯去呀！

白瞎子　你这是誠心哪！我是瞎子沒眼睛，找我逛灯，你这不是拿我开心嗎？

跛和尙　是呀，你沒有眼睛，我有眼睛。我瞧見什么灯告訴

你，不是如同你瞧見一个样嗎？我的腿脚不利落，你攙着我走，咱們倆人兒凑和一个人兒，不就成了嗎？

白瞎子　你說这話我明白啦。我借你的眼睛，你借我的腿脚，咱們倆凑和一个人兒。好倒是好，一大沒有，逛餓了吃什么呀？

跛和尙　不要紧的。我帶着木魚兒，你帶着弦子；你唱个小曲，我化个小緣。咱們就有了錢啦。咱們就能下飯館吃飯去啦！

白瞎子　对。下飯館咱們还得要菜。我先要。我要溜丸子！

跛和尙　不好！

白瞎子　炸丸子、四喜丸子。

跛和尙　不好。我是秃子，你淨要丸子，像我腦袋。我就是不吃丸子。我要吧！

白瞎子　对！你要。

跛和尙　我要熗蝦仁。

白瞎子　不好！

跛和尙　烹蝦段、熗对蝦、炸蝦米。

白瞎子　好哇！我是瞎子，我討厭你要蝦米。你当着我別提这蝦、蝦的！

跛和尙　你当着我別提这秃子、丸子的！

白瞎子　好。咱們隨便要。咱們走吧！

跛和尙　走吧。

白瞎子　別忙！我得关上門。亲家！亲家！

〔跛和尙不应〕

白瞎子　坏啦，我給亲家关在屋里啦，亲家！亲家！

跛和尙　你別嚷啦！我早出来啦。你关門干什么呀？

白瞎子　我后院还种着庄稼哪！

跛和尙　什么庄稼？

白瞎子　种着茄子、黄瓜。

跛和尙　你眞仔細。咱們走吧！喲，可不得了啦。有了長虫啦！

白瞎子　糟啦！

跛和尙　上了馬竿啦。上了胳臂啦。上了脊梁啦。进了后門啦。

白瞎子　你別搗乱啦！今兒个是几兒啦？

跛和尙　今兒个正月十五啊。

白瞎子　正月十五，沒交“惊蟄”，哪来的長虫啊？

跛和尙　沒交惊蟄，就沒有長虫？

白瞎子　当然沒有啊！

跛和尙　沒交惊蟄，你哪来的茄子、黄瓜呀？

白瞎子　我那是醃茄子、醃黄瓜。

跛和尙　我这是死長虫皮。

白瞎子　走吧！

跛和尙　亲家，人都說你子平好，你給我算算，我这和尙多会兒成家？

白瞎子　得啦。你这和尙怎么能成家呀！这不是瞎鬧嗎？我算算你多会兒当家吧？

跛和尙　对啦。你算我多会兒当方丈。

白瞎子　亲家听了！

（唱）未曾下雨先陰天，

跛和尙　你等等。誰不知道“未曾下雨先陰天”！你这不是廢話嗎？

白瞎子　你們有眼睛，看得見陰天了，要下雨。我沒眼睛，我也不知是陰天、晴天。

跛和尚　你怎么知道的？

白瞎子　我这是算出来的喲。

　　　　（唱）土坯打牆不用磚。

跛和尚　誰不知“土坯打牆不用磚”哪！

白瞎子　我看不見，就是算出来的嘛！

　　　　（唱）嘴里吃飯往肚內咽，

跛和尚　你这是怎么知道的？

白瞎子　算出来的喲！

　　　　（唱）有屎不拉憋的眼藍。

跛和尚　了不得啦。前边有道河过不去啦！

白瞎子　咱們回去吧！

跛和尚　后边有溝。

白瞎子　走这边兒！

跛和尚　这边兒有井。

白瞎子　走那边兒！

跛和尚　有泥塘。

白瞎子　走上边兒！

跛和尚　走上边兒，有鷂鷹要抓瞎！

白瞎子　都不能走，咱們怎么进来的？

跛和尚　这是螺絲大院。繞进来就繞不出去啦！

白瞎子　那怎办哪？

跛和尚　不要紧。这是迈河　一迈就过去啦。

白瞎子　你迈得过去嗎？

跛和尚　我一迈就过去。

白瞎子　那我更能迈过去啦。你先迈！

跛和尚　我迈过来啦。

白瞎子　你接着我的馬竿兒。这是我的眼睛。

跛和尚　不得了！馬竿兒讓水冲跑啦。

白瞎子　快捞上来！

跛和尚　别嚷啦，截住啦。

白瞎子　我要迈啦。我到河边兒上你言語一声！

（唱小調）

烟花柳巷女裙釵呦嘿！

貪圖銀子錢把那良心坏，

將奴就卖至在水里来！

跛和尚　到了河边啦。你迈吧！

白瞎子　好。迈！

跛和尚　坏啦，瞎子掉河里啦！

白瞎子　哎喲，可了不得啦！嘩，嘩！

跛和尚　你干什么哪？

白瞎子　我擰水哪！

跛和尚　这是干河。

白瞎子　我說鬧我一身土哪。給我馬竿兒吧。

跛和尚　好。这有狗屎，我給他抹上。（作抹狗屎介）給你！

白瞎子　亲家。剛才我掉河里，不知什么东西硌了我腰一下兒，我一摸是个鼻烟壶兒。

跛和尚　你給我瞧瞧。

白瞎子　你在哪兒哪？給你瞧！

跛和尚　哇，你怎么往我嘴里抹狗屎呀？

白瞎子　你还抹我一馬竿兒哪！

跛和尚　你眞不吃亏。

白瞎子　走吧！

跛和尚　别走，到啦！

白瞎子　到啦？我瞧瞧这都是什么灯啊？

跛和尚　这是蝦米灯。

白瞎子　不好。

跛和尚　你說这灯亮不亮？

白瞎子　眞亮。

跛和尚　亮啊？还沒点哪！

白瞎子　我說漆黑哪！

跛和尚　咱們那边兒再瞧瞧去吧！

〔同下〕

第　二　場

〔妇人甲、乙上〕

妇人甲　姐姐請啦。

妇人乙　請啦！

妇人甲　逛灯走累啦，咱們在这兒歇息歇息吧！（坐介）

〔跛和尚、白瞎子上〕

跛和尚　亲家，你跟着我走吧。

白瞎子　亲家，我要解手。

跛和尚　我帶你上厠所。那边兒有兩个尿桶，你去吧！

白瞎子　我尿啦！

妇人甲
妇人乙　哪的瞎子跑这兒解手来啦？打！打！打！（打瞎子介）

白瞎子　别打！我是瞎子。（倒地裝死介）

跛和尚　回来。你把我兒子打死啦！

妇人甲
妇人乙　你是和尚，哪来的兒子呀？

跛和尚　我徒兒。

妇人甲
妇人乙　徒兒怎么样？

跛和尚　你們是官罢，是私休？

妇人甲
妇人乙　官罢怎說，私休怎講？

跛和尚　官罢，打官司。

妇人甲　我們怕打官司。私休吧！

跛和尚　私休就好說啦。得賠一百个鷄蛋！

妇人乙　干嘛賠鷄蛋哪？

跛和尚　打了腦袋，拿鷄蛋补补。再賠一百尺白布。

妇人甲　要布干什么？

跛和尚　要布裹腦袋。再給一百塊錢养伤。

妇人乙　好。我們商量商量。姐姐，他是裝着玩兒哪！我自有道理。喲！大車过来啦。这兒有人別軋着？

白瞎子　別軋！別軋！这兒有人！（起介）

妇人甲
妇人乙　哈哈，咱們走啦！（下）

跛和尚　煮熟的鴨子飞啦！

白瞎子　你嚷什么？

跛和尚　你剛才裝死，我跟人家要一百个鷄蛋，一百尺白布，一百塊錢。人家都要給啦，你起来啦。这不是煮熟的鴨子飞了嗎？

白瞎子　那你赶紧把他們叫回来，我再躺下。

跛和尚　那还来的及呀？

白瞎子　你过来。剛才我到老娘兒們群兒里，有認識我的，还跟我說体己話来着。

跛和尚　說什么？

白瞎子　你拿耳朵来，我告訴你。

跛和尚　好。你說吧！

白瞎子　咬！（咬跛和尚耳朵介）

跛和尚　你怎么咬我耳朵呀？

白瞎子　你还叫我挨顿揍哪。咱們亲家里道的，你淨陰我，起这兒画道兒为河，誰也别理誰，誰也不認識誰！

跛和尚　好，就这么办。你走你的。

白瞎子　我走啦！

跛和尚　（学女孩声）媽呀，媽呀！

白瞎子　你是誰呀？

跛和尚　我是二妞。跟我媽看灯来啦。走丢啦。我找我媽！

白瞎子　你不認識我吧？我是你白大舅。我告訴你，你媽在我那兒哪！說你丢啦，你媽讓我找你来啦。跟我走吧！

跛和尚　我走不动。

白瞎子　不要紧。找个高坡，我背着你。

跛和尚　你背着我吧。

白瞎子　（背跛和尚介）你怎么这么沉哪？

跛和尚　我是千金之体。

白瞎子　眞累坏我啦。到了我家啦。别忙，我得开开門。

跛和尚　你干什么关門哪？

白瞎子　怕你媽跑嘍。

跛和尚　媽，你在哪兒哪？

白瞎子　你进来。我告訴你。我不是你舅舅，我是白瞎子。半辈子没娶媳妇，今兒个要跟你拜天地。

跛和尚　我不拜。

白瞎子　不拜我打你。

跛和尚　我拜我拜。阿弥陀佛！

白瞎子　你这和尚，怎跑这兒念佛来啦？

跛和尚　你怎么把眼睛睁开啦？

白瞎子　这是治瞎子的偏方。

跛和尚　你别挨駡啦！

〔同下〕

定計化緣

赵德普藏本

提　要

傅罗卜为母还願，沿途施舍。騙子張年有与友段一仁設謀定計，騙走銀兩。

第 一 場

張年有　（內）啊哈！（上）

（念数板）

平生手段与天齐，

拐騙人間总不知。

善者我便欺，

惡者我便离。

任他聪明多伶俐，

难逃我的圈套里、圈套里。

（念）不种桑麻不养蚕，

全憑拐騙过流年。

任他修成神仙体，

入我套兒該我的錢。

在下、張年有。自幼拐騙为生。今有傅罗卜大官人，为母还願，广带金銀，沿路施舍。一路之上，修桥盖庙。我想騙他几个錢，怎奈我單絲不能成綫，孤木不能成林。忽然想起来一个兄弟，名叫段一仁，他是做假銀子的，我們倆人是旧伙伴兒。待我找他去，同做这号买卖，回来就是無穷富貴。嘿，就是这个主意。待我帶上門兒。（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到啦。兄弟在家嗎？兄弟！（高叫介）兄弟！

段一仁　（內）啊哈！（上）

（念）昨宵飲酒醉如泥，

日出三竿还未起。

張年有　兄弟！

段一仁　喲！

忽听叫兄弟，急忙披上衣。

不知何人来到此地？

張年有　兄弟！

段一仁　哥哥！

張年有
段一仁　哈哈哈……

段一仁　哥哥！

張年有　兄弟，走走走！

段一仁　哪兒去？

張年有　上小茶館，有兩句話跟你說。

段一仁　哥哥您怎么啦！旣然来到兄弟我的家里啦，有什么話家里說，上哪門子茶館呀？

張年有　啊，上您家里去？就您那兩間茅房，我一进去，叫弟妹沒处藏、沒处躱的。

段一仁　喲！您当像以前哪？住的那兩間茅房！如今晚兄弟我發財啦，我盖了高楼大瓦房啦。

張年有　啊喲，留神鼻子。說話怎么帶架子呀？

段一仁　武戏嘛，不帶架子！

張年有　喲，这会兒你發了財啦，盖了高楼大瓦房啦？

段一仁　好，立刻还綳子啊。

張有年　咱們到哪兒去？

段一仁　您上我待客厅。

張年有　您都有待客厅啦？瞻仰瞻仰您这个待客厅。走哇！

段一仁　别忙！我有这心，还沒砸地脚哪。您上我的外書房

得啦。

張年有　外書房。走！（圓場）

段一仁　到啦。开房門。唏啦嘩啦本兒，进去吧！

張年有　这就是您的外書房啊？我一进来，直仿佛——

段一仁　仿佛什么呀，左不过是这个戏台。

張年有　好！說話尽刨根兒。

段一仁　坐下。哥哥您好哇！

張年有　好什么？拳头打盹兒。

段一仁　此話怎講？

張年有　手困。

段一仁　巧咧！

張年有　兄弟你好哇？

段一仁　好什么呀？磨扇兒压着手啦。

張年有　此話怎講？

段一仁　倒不过扇兒来啦。您是咭里咕嚕不来。

張年有　嘜！什么呀？"几工兒不来"。

段一仁　滋毛兒来了？

張年有　滋毛兒你又不給我肉吃。

段一仁　您干什么来啦？

張年有　兄弟你知道傅罗卜哇？

段一仁　大蘿卜？不糠不辣。

張年有　嘜！他是个人。

段一仁　人便怎么样？

張年有　为母还願，广帶金銀，沿路施舍。一路之上，修桥蓋庙。我想騙他几个錢，怎奈我單絲不能成綫，孤木不能成林。忽然想起兄弟你来啦。咱們倆人是旧日的伙伴兒，你帮哥哥我做这号买卖，回来是無穷的富貴呀！

段一仁　您說这話，我明白啦。今有傅罗卜大官人，为母还愿，广帶金銀，沿路施舍。一路之上，修桥盖庙。您打算騙他倆錢兒，怎奈您單絲不能成綫，孤木不能成林。忽然想起兄弟我来啦，叫我帮您做这号买卖。您怎么不找別人，想必是咱們哥倆有交情。無奈一样，我洗手多年，不干这个啦。請您另請高明吧！

張年有　兄弟，別人来啦，你說不干这个啦；今天哥哥我来啦，好歹你得帮哥哥我这一趟！

段一仁　人家不干这个，你怎么死乞白賴的哪？

張年有　死乞白賴的，显見得——

段一仁　显見得，卖多錢一斤哪？

張年有　你發了財啦？

段一仁　你亏心不亏心？咱們倆人一样的打扮，我怎会發財哪？

張年有　你还認得我这苦哈哈嗎？

段一仁　誰又是甜絲絲哪？

張年有　你不去，我一个人兒去。

段一仁　对啦，您一个人兒發財去吧！

張年有　我把銀子騙到手里，我吃、我喝、我玩、我乐，不犯事便罢；要是犯了事，我就拉兄弟你一把。有道是：賊咬一口，入骨三分。把你帶到公堂，打板子，拶拶子，上腦箍——

段一仁　箍哇！

張年有　箍哇！箍出油来炸豆腐！

段一仁　哥哥，油豆腐可不好吃啊！

張年有　你不去，我可去啦。

段一仁　（背供介）他們这号人，說的出来，就行的出来。（向張年有）嗐，哥哥你回来！

張年有　講的一趟兒，不管来回兒。

段一仁　誰跟你耍皮壳兒？

張年有　皮壳兒？还千層板兒哪！

段一仁　您回来，咱們商量商量。

張年有　怎么商量？

段一仁　我帮您啦。

張年有　你帮我啦？嘿嘿嘿，(蹂脚介)好兄弟！

段一仁　帮他啦，他还蹂我三脚。里头說，里头說！哥哥咱們怎么个取法？

張年有　他是个善人，咱們必須由善中所取。

段一仁　善中怎么取呀？

張年有　咱們俩人扮做一僧一道，騙他点兒。把你的假銀子帶上，再換他点兒。回来咱們俩人就是無穷的富貴啦。

段一仁　咱們哪兒見面哪？

張年有　坡兒底下小茶館。

段一仁　不見不散！

張年有　死約会兒。正是：

　　二人定計起歹心，

段一仁　　世上宜假不宜眞。

張年有　　不必再三多囑咐，

段一仁　　你我俱是一路人。

張年有　嘍，"一会人"。

段一仁　对啦，"一会人"。哥哥，咱們哪兒見来着？

張年有　坡兒底下小茶館。

段一仁　不見不散！

張年有　死約会兒。

段一仁　哥哥来了半天啦，連碗茶都沒喝。我后头有的是綠

豆水飯，您来他兩碗怎么样？

張年有　綠豆水飯哪，巧咧，我不吃綠豆。

段一仁　喲，您不吃綠豆哇？

張年有　啊！

張年有
段一仁　哈哈，想必是鵪鶉。

〔分下〕

第　二　場

傅罗卜　（內）伊立帶路！

〔伊立引傅罗卜上〕

傅罗卜　（唱吹腔）

只因老母身染病，

許下心願舍黃金。

小生、傅罗卜。为母許下心願，修造長桥一座。广帶金銀，沿路施舍。伊立帶路！

伊　立　喳！

傅罗卜　（唱）但願老母病痊愈，

滿斗焚香謝神灵。

天气炎热。伊立，你我在此歇息歇息再走。

伊　立　是啦！

〔張年有上〕

張年有　我說兄弟，跟着我来，別發毛咕，我怎么着，你怎么着。唉，兄弟哪？兄弟！

段一仁　（內）唉！（上）

張年有　你快来呀。

段一仁　別忙，我还沒扮好哪。

張年有　你快来吧！

〔段一仁要像介〕

張年有　嘖！我說兄弟，你干么这么賊眉鼠眼的？

段一仁　賊眉鼠眼的？遇見熟人，能滿街上裝老道嗎？

張年有　碰見熟人，就給他个一抹臉兒：六亲不認。

段一仁　六亲不認？

張年有　为我，为飯。

段一仁　噢！这兒有飯？

張年有　別發毛咕，我怎么样，你怎么样。

段一仁　錯不了。

張年有　南無阿弥陀佛！化緣的来嘍！

段一仁　南無阿弥陀佛！化緣的来嘍！

張年有　南無阿弥陀佛！化緣的来嘍！

段一仁　南無阿弥陀佛！化緣的来嘍！

張年有　我說兄弟，帮哥哥帮到了兒，攪我可合不着！

段一仁　我沒錯兒啊。

張年有　还沒錯兒哪？这都使不得，給我端回去。

段一仁　端不回去啦。

張年有　怎么？

段一仁　擱上醋啦。

張年有　又擱上醋啦！你瞧我是誰？

段一仁　拐子手哇！

張年有　你別嚷啊！你看我头上戴的什么，身上穿的是什么，
　　　　这会兒我像个什么人，我的爹！

段一仁　唉。

張年有　玩笑哇！

段一仁　你蒙事。

張年有　我也不算蒙爹。

段一仁　啊，我也不像啊。

張年有　又不像啦！这陣兒我是什么人？

段一仁　和尙。

張年有　这不結啦！你哪？

段一仁　做假銀子的。

張年有　别嚷！这会你头上戴的是什么，身上穿的是什么？我的——

段一仁　唉！我罰你，你空我一膝兒。

張年有　这会兒你像什么人？

段一仁　老道。

張年有　这不結啦！僧有僧腔，道有道韵。

段一仁　够我倒运的啦。

張年有　这南無阿弥陀佛是我的，你听着，这就来啦：南無阿弥陀佛！南無阿弥陀佛！（叨念介）

段一仁　（背供介）难得您有味兒沒字兒。

張年有　又有味兒沒字啦！这是我的。你有你的！

段一仁　哪是我的？

張年有　你有你的詞兒。

段一仁　哪是我的詞兒？

張年有　哎呀，敢情你不会呀！

段一仁　哎呀，誰又說会哪？

張年有　这事由可就多啦。像你們这老道，弄兩根折鉄釘，弄点兒蕎麦面，往手上一糊，噗！一口松木水。

段一仁　这干什么？

張年有　这叫“哄不尽的愚人”。

段一仁　噢！人家都是愚人？

張年有　啊，要手打法器，脚踢佛爷。

段一仁　脚底下踢佛爷，好行为！

張年有　你瞧着，这就来啦——

（念）不化你們的东啊，

不化你們的西呀，

單化你們善人施舍盖庙宇啊。

古庙無僧难修补哇，

佛前無烟少光輝。

白馬銀槍往东征，

不覚得善人要相逢。

施舍不拘多和少，

無量功德万事成。

啊啊啊哈無哇，啊哈無哇，啊哈無量佛呀。

这又算得了什么？哎，这么热鬧，他睡着啦！醒醒，醒醒！吃面啦！

段一仁　好咸滷。

張年有　我說你扣着食哪？

段一仁　什么扣着食，你倒是念哪！

張年有　完啦。

段一仁　多少句？

張年有　八百多句。

段一仁　啊，这八百多句，都是我們怯老道的？我不来吧，你死乞白賴——

張年有　你湊合点兒吧！

段一仁　来了吧，攪您又合不着。这八百多句，都是我們怯老道的，这这这，啊啊哈無哇！

張年有　还行。

段一仁　啊啊哈無哇！

張年有　有点边兒。

段一仁　啊啊哈無，你叫我誣誰？（跑介）

張年有　兄弟，你回来，回来！

段一仁　我不成。

張年有　干脆！咱們不要啦。

段一仁　謝謝您！您一个人兒發財去吧。

張年有　回来回来。道詞不要啦，老道还要。

段一仁　噢，老道还要？

張年有　干脆簡練：無量寿佛。

段一仁　無量秤砣？

張年有　無量寿佛。

段一仁　無量不得？

張年有　無量寿佛。

段一仁　不成，我記不住。

張年有　干脆写上。

段一仁　写哪兒？

張年有　写手上。一边走，一边写。

〔張年有与段一仁手上写字介〕

段一仁　头一个字是什么？

張年有　是“無”。“無”字是“門”字头——

段一仁　屋里头有門。

張年有　三点水，一血堆，一个走之。

段一仁　这念什么？

張年有　“無”。

段一仁　又該什么啦？

張年有　“量”啦，“量”字是“日”字头——

段一仁　日头一出来就亮啦。

張年有　三点水，一血堆，一个走之。

段一仁　这念什么？

張年有　“量”。

段一仁　又該什么啦？

張年有　該“寿”啦。“寿”字是“肉”字头——

段一仁　瘦肉好吃。

張年有　三点水，一血堆，一个走之。

段一仁　这念什么？

張年有　这念“寿”。

段一仁　又該什么啦？

張年有　“佛”啦。“佛”字是耳朵旁——

段一仁　对啦，佛爷有耳朵嘛。

張年有　三点水，一血堆。

段一仁　呃！写呀！

張年有　完啦。

段一仁　呃！那三个有“走之”，这怎么沒“走之”？

張年有　这个字原来就沒走之。

段一仁　那不成啊！那仨字有走之。这个沒走之，等人家挑眼哪？

張年有　他是沒走之啊。

段一仁　不行。你給添上吧，我不認識。

張年有　好，別嚷，我給你添上。

段一仁　这是哪国字啊？

張年有　別乱啦，到啦。你瞧，那边兒坐着的就是傅罗卜。

段一仁　旁边那个哪？

張年有　伊立。

段一仁　戈什哈兒。

張年有　院子。

段一仁　过道。

張年有　嗐！他們家的底下人。

段一仁　咱們倆誰过去？

張年有　我过去，你在这兒立着。

段一仁　可別鬧出原故来！

張年有　沒原故。

段一仁　我就怕原故。

張年有　沒有哇。（向傅罗卜）啊施主，小僧稽首！

傅罗卜　你們是哪里来的？

張年有　远方来的。修座長桥，工程浩大，請施主布施布施！

傅罗卜　看緣簿过来。

張年有　是。老道，看緣簿过来。

段一仁　我說什么？鬧出原故来了不是？（欲下介）

張年有　兄弟你回来！

段一仁　我怕原故。

張年有　不是原故。

段一仁　是什么呀？

張年有　是"緣簿"。

段一仁　什么叫"緣簿"？

張年有　就是我在小茶館交你的那个折子，上头还有紅紙条兒。

段一仁　哎喲！你瞧，这你还陰我哪？啊施主，緣簿在此。

傅罗卜　紋銀十兩。

張年有　多謝施主！啊施主，小僧在前面化来元宝一个，工程上难以使用，求施主換些散碎銀兩。

傅罗卜　看整宝过来。

張年有　是。老道，拿我的銀子来。

段一仁　你穷瘋啦？

張年有　誰穷瘋啦？

段一仁　你訛我呀？

張年有　誰訛你呀？

段一仁　你哪有銀子？

張年有　就是你那个。

段一仁　假的！

張年有　別嚷！

段一仁　給你。告訴他六十天还原兒。

張年有　这你也說出来！元宝在此。

傅罗卜　伊立，与他們換来。

伊　立　是。（与張年有換銀介）

傅罗卜　正是：为母許願心，沿路舍黃金。

〔傅罗卜带伊立下〕

張年有　若遇見問者，早發菩提心。

哈哈哈……（笑介）兄弟，这是化的，这是換的。

段一仁　喲，瞧你这塊骨头！这錠是化的，这是換的。你認識銀子嗎？

張年有　我不認識。

段一仁　这不結啦？咱們那个是六十天还原，他这要是四十天还原，咱們可就賠了成色啦。

張年有　对，你認識銀子。你看看吧！

段一仁　拿来我看看。（取銀看介）这是化的，这是換的。哥哥耶！

張年有　唉！

段一仁　喲！（笑介）明兒見！（跑下）

張年有　跑啦，我追呀！（追下）

打　沙　鍋

赵德普藏本

提　要

胡倫不孝，其父胡臣控于县官李若水。李命胡臣傳胡倫。胡倫不去，父子相扭，打碎王老西沙鍋。王与胡臣上堂辯理。李誤以王老西为胡倫，斥为不孝，竟用乱棍打死。

第 一 場

〔胡臣上〕

胡　臣　屋漏反遭連陰雨，行船又遇頂头風

小老兒、胡臣。所生一子，名喚胡倫，每日長街賭博。今早起来，不知又往哪里去了。我不免問过鄰居們便知分曉。啊鄰居們，我兒胡倫他往哪里去了？

〔幕內：往賭博場中去了！〕

胡　臣　这个奴才，又往賭博場中去了。我不免在此等候于他。眞眞气死我也！

胡　倫　（內）啊哈！（上）

（念数板）

自幼生来性情剛——不讓。

借衣借帽串街坊——游蕩。

三杯兩盞醉顚狂——胡撞。

回到家中打爹行——停当、停当！

（詩）湛湛青天任我欺，

未曾起意神不知。

为人不把老子打，

枉在世上玩虎不喇。

在下、胡倫。不幸母亲去世，給我留下一个不孝順我的老子。天天跟我要吃要喝。这得多会兒是个了手哇？眞乃是中年不喪父，大不幸也！

胡　臣　胡倫！

胡　倫　得啦，得啦，得啦，老小子！

胡　臣　怎么講話！

胡　倫　你一个人在这兒嚷什么哪？

胡　臣　我在此等你。

胡　倫　等我干什么呀？

胡　臣　有話問你。

胡　倫　有話就在这兒說嗎？这兒的風大，要是閃了大爷我的舌头，你賠得起嗎？

胡　臣　哪里去說？

胡　倫　家里說去呀！

胡　臣　好。家中去講。

胡　倫　这不結了嗎？进来进来。（进介）你坐着，我打地攤。有什么話你說吧。

胡　臣　你这个奴才，每日在外賭錢，何时才是了手！

胡　倫　你等等，你动不动就提我耍錢。这耍錢是由我这兒兴的嗎？

胡　臣　哪里兴的？

胡　倫　有輩瘸人！

胡　臣　呃！“古人”。

胡　倫　瘸人！

胡　臣　古人！

胡　倫　瘸人，瘸人定了！

胡　臣　就算瘸人。

胡　倫　这不結啦？昔日有个赵强胤哪！

胡　臣　呃！“赵匡胤”。

胡　倫　强胤！我偏說强胤！

胡　臣　就算强胤。

胡　倫　赵强胤輸打贏耍，到后来运轉时来，怎么就会做了紅帝啦？

胡　臣　“皇帝”！

胡　倫　紅帝！

胡　臣　皇帝！

胡　倫　你胡說！赵强胤的臉是紅的不是？

胡　臣　是紅的。

胡　倫　这不結了嗎！

胡　臣　你呀，耍錢輸了你就要做賊！

胡　倫　做賊？也不是打我这兒兴的呀！

胡　臣　哪里兴的？

胡　倫　也有輩瘍人。

胡　臣　哪輩古人？

胡　倫　昔日有个刘智远，偸猫盗狗，掐鷄揀柳。到后来运轉时来，怎么做了头名的黄鱔啦？

胡　臣　呃！"皇上"！

胡　倫　黄鱔！

胡　臣　皇上！

胡　倫　胡說八道！黄鱔，魚盆里有；皇上，魚盆里沒有！

胡　臣　就算黄鱔。

胡　倫　这不結了嗎？

胡　臣　你呀，輸了錢你就要討飯哪！

胡　倫　討飯也有輩瘍人。

胡　臣　哪輩古人？

胡　倫　昔日有个郑元和寻茶討飯，到后来运轉时来，怎么会做了头名的湯元啦？

胡　臣　狀元！

胡　倫　湯元！

胡　臣　狀元！

胡　倫　胡說！湯元能吃，狀元吃不得！

胡　臣　湯元也罢，狀元也罢，你倒是拿飯来与我吃呀！

胡　倫　你这老小子，动不动就跟我要吃要喝。你有什么拿手哇？

胡　臣　你是我的兒子呀！

胡　倫　什么，我是你的兒子？你又是誰的兒子呀？

胡　臣　你本来是我的兒子呀。

胡　倫　得！算我倒霉，就算是你兒子。常言說得好：兒子大爷，身長树大，肩膀一齐，就要論哥兒們啦。

胡　臣　哎呀呀！这个奴才与老子論起哥兒們来了！

胡　倫　我又論郭們兒啦！

胡　臣　你气死我了。我要揍你呀！

胡　倫　你要揍我？老小子，你要揍我，我也揍你！

胡　臣　来来来，你我拚个上下。

〔胡臣打胡倫，胡倫搶棍介〕

胡　倫　（唱）呵呼打、打死你这賤丫头！

这是昆腔，你知道嗎？（下）

胡　臣　这个奴才，竟自跑了。我不免去到山陽县告他忤逆不孝。气死我也！（下）

第　二　場

〔王老西上〕

王老西　（念）曲曲弯弯路，

層層叠叠山。

燕飞不到处，

原为利名牵。

我、王老西。在煤鋪里做买卖。我跟掌櫃的抬了兩句杠，掌櫃的把我辞啦。我沒有落啦，借了兩吊錢，

买了几套沙鍋，做个小买卖，到大街卖沙鍋去。今天头天开張，我把挑子挑出来。（出門介）出得門来，好天气也！

（唱）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虽然在外風光好，

难免思家一片心。哪咦呀哈哈呵哈……

沙鍋喲！（下）

第 三 場

〔四青袍上，站門。胡倫赶扮李若水上〕

李若水 （引）官居將帅逞英豪，念我平生志量高。（坐介）

（念）一磴兒，兩磴兒，

上边兒挂着一个紅杏兒。

小耗子，上灯台，

偸油喝，下不来。

下官、李若水。自幼兒做破毡毯为生。也曾进場作过三篇文章、兩篇策論。头一篇作的是这个，那个，那个，它是这个：

正月里来打新春，

寡妇房中口悶心呀咦喲！

聖上見我有才能，立刻封了我一个四銜。是我又奏了一本：不准彰仪門外头煤黑子拉駱駝。聖上見我大有才能，又升了我一个二銜。二銜虽比四銜大，倒比四銜少二銜。又蒙聖恩放我山陽县正堂。自到任以来，家家关門，处处喂狗，有的吃飯，沒的餓着。是我清早起来，坐在当中間，滿嘴里噴糞，也

没人攔我。今乃三六九日放告之期，来，放告牌抬出！

青　袍　放告牌抬出！

〔胡臣上〕

胡　臣　寃枉！

青　袍　回禀老爷：有人喊寃。

李若水　噢，有人喊寃。这是买卖到啦。請他进来！

青　袍　傳他进来！

李若水　傳得的？

青　袍　傳得的。

李若水　如此傳他进来！

青　袍　傳你进去！

胡　臣　是。叩見老爷。

李若水　那一老球兒，你抬起头来！

胡　臣　抬起头来！

李若水　啊！

〔"風入松"牌子〕

李若水　来呀！

四青袍　有。

李若水　摟头三夾棒！

胡　臣　我不告了！（欲下介）

青　袍　你怎么不告啦？

胡　臣　小人上得堂来，一言未發，摟头就是三夾棒。我不告了！

青　袍　我們老爷，就是这毛姜脾气，你說你的不要紧。

胡　臣　这个老爷是这个脾气？好，我再告上一告。参見老爷！

李若水　我說老头兒，你別害怕。我这堂上，就是这个規矩。

你說你的，你叫什么名字呀？

胡　臣　小老兒胡臣。所生一子，名叫胡倫。終日打罵于我，我要告他忤逆不孝。

李若水　噢，你告您老人家忤逆不孝？好，老爷給你办。一圈兒，兩圈兒，你去！

青袍甲　我不去。

李若水　你怎么不去？

青袍甲　我怕打。

李若水　你去！

青袍乙　我怕罵。

李若水　哎呀呀，一个怕打，一个怕罵。待老爷我亲自去傳他。

青袍甲　慢着！我們这兒有个乡風。

李若水　什么乡風？

青袍甲　原告傳被告，一傳就到。

胡　臣　老爷改签！

李若水　从来不听妇人言！

胡　臣　老爷改签！

李若水　再来不值半文錢。

胡　臣　老爷改签！

李若水　啊呵呼！老头兒，我賜你三千人馬，將李家庄团团圍住。拿住那李氏嫂嫂，要刀刀見血，件件抽筋。为父的，眼观旌旗起，这耳听吶——好消息！

〔李若水下，四青袍随下〕

胡　臣　哎呀呀，这个老爷糊里糊塗的賜我一支火签，說什么原告傳被告，一傳就到。他就竟自下堂去了。我不免傳我兒子胡倫便了！

（念）小老兒下公堂，
寻找小兒郎。
拿到公堂上，
看他怎逞强、怎逞强。

胡　倫　（內）啊咳！（上）
（念）心中慌忙慌忙，
若被他赶上，
一定要遭殃，
一定要遭殃。
嚇！这不是老小子嗎？

胡　臣　你气死我也！

胡　倫　你哪兒这么大气呀？

胡　臣　我把你告下来了！

胡　倫　你把我告下来，怎么沒帶着官人哪？

胡　臣　原告傳被告，一傳就到。

胡　倫　你有什么憑据？

胡　臣　这有火签。

胡　倫　拿来我瞧瞧！

胡　臣　你去看来。（示火签）你不要把它拿跑了！

胡　倫　我要把它拿跑啦，我剛才不給你好不好？

胡　臣　諒你也不敢。（給胡倫火签介）

胡　倫　这个东西沒用，我給他扔啦。（扔火签介）

胡　臣　这还了得！

胡　倫　我跑啦。（下）

胡　臣　这个奴才竟自跑了。待我將他追上，重重的揍他一頓哪！（下）

第 四 場

〔王老西上〕

王老西　买卖兴隆通四海，財源茂盛大發財。

〔胡倫跑上。胡臣追上，打胡倫介。胡倫躲介，打碎沙鍋介，胡倫跑下。

〔胡臣欲追介，王老西揪住胡臣介〕

王老西　嗯！你打碎了沙鍋，就一走嗎？

胡　臣　啊，大哥。

王老西　大鍋？連小鍋都打碎啦！

胡　臣　我这里有礼了！

王老西　嗯，你打了我的鍋，你倒有理啦！你是官罢，是私休？

胡　臣　官罢怎么說，私休怎么講？

王老西　官罢，咱們打官司。

胡　臣　哪里去打官司呀？

王老西　山陽县。

胡　臣　好，我們这就走！

王老西　走！好，打了我的鍋，你想跑哇！（扭胡臣介）你这个老头子，看你就不是好人。（圓場）寃枉！

〔四青袍、李若水上〕

李若水　哎，你撒开他！

王老西　我撒开他，他要跑了哪？

李若水　你得啦！他好容易把你找着。他哪能跑哇！你撒开他。他要跑了，你找老爷要人！

王老西　好，我就撒开他。

李若水　老头兒你过来。就是他呀？

胡　臣　就是他。

李若水　既是他，老爷我要把他打死，你别心疼啊？

胡　臣　你要把他打死么，我不心疼。

李若水　好，你去吧！

王老西　嗯！你怎么把他放跑啦？你把他放跑啦，我跟你要人！

李若水　哈哈！你这小子，当着老爷的面，你还这个样子哪？足見你这个东西不法的很哪！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跑这兒鬧来啦？来呀！

四青袍　有。

李若水　把他拉进来，打他四十大板！

王老西　老爷，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李若水　我打你个私鬧公堂。

王老西　哎呀，俺老西私鬧公堂啦？好，你打吧！

〔四青袍打王老西介〕

四青袍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打完。

王老西　好，这下打着啦。我說老爷，他打了我的鍋啦！

李若水　那是呀，你不給他飯吃，他有不打你的鍋的！要是老爷我，还踹你狗兒的鍋台哪！来呀，再打四十！

王老西　怎么又打四十呀？

李若水　打你个忤逆不孝。

王老西　好！俺老西忤逆不孝啦？好，打吧！

〔四青袍打王老西介〕

四青袍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打完。

王老西　老爷，他不是俺的老子。

李若水　胡說！他不是你的老子，那么是誰的老子？来呀，再打四十！

王老西　怎么又打四十呀？

李若水　打你个当堂不認父。

王老西　好！俺老西当堂不認父啦。打吧！

〔四青袍打王老西介〕

四青袍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打完。

王老西　我說老爷，俺是外省人。

李若水　哎呀，你就是外甥，还有个亲娘舅大哪。来呀，再打四十！

王老西　怎么又打四十呀？

李若水　打你个六亲不認。

王老西　好，俺老西六亲不認啦！

四青袍　趴下！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打完。

王老西　老爷，俺是外省城的人！

李若水　什么？

王老西　俺是外省城的人！

李若水　你是外省城的人？

王老西　对咧，对咧。

李若水　你們是怎么回事呀？

王老西　好，打了半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哪？

李若水　你不說我怎么知道哇？

王老西　老爷，你 听我說：我 是个 卖沙鍋的。今天 头天开張，就碰上一个老头兒打一个小伙子。他打小伙子沒打着，打了我的鍋啦。我叫他賠，他不賠，我拉他到老爷这兒打官司来啦。

李若水　噢，你說这話我明白啦。你是个卖沙鍋的，今天头天开張，碰見一个老头兒打一个小伙子，要打小伙子沒打着，打了你的沙鍋啦。

王老西　对咧，对咧。

李若水　这么一說：老爷我屈打你啦！

王老西　屈打我啦！

李若水　旣然屈打你啦，老爷我賞賞你吧！

王老西　你賞我多少？

李若水　我賞你一百吧！

王老西　老爷，不用一百，有八十就够啦。

李若水　八十就够啦？

王老西　八十就够啦。

李若水　这可是你說的！

王老西　我說的。

李若水　八十是够啦？

王老西　够啦。

李若水　来呀！

四青袍　有。

李若水　再打他八十！

王老西　老爷，怎么又打八十呀？

李若水　打你个回話不明。

王老西　好，打吧！

四青袍　二十！四十！六十！八十！（看王老西介）老爷，打死啦！

李若水　噢，打死啦？可惜呀可惜。来呀！

四青袍　有。

李若水　賜他金井玉葬。

四青袍　是！

李若水　轉来！

四青袍　是！

李若水　这样的卖国臣子，哪配什么"金井玉葬"啊？拖至荒

郊！

四青袍　啊！（抬王老西下）

李若水　唔呼呀！本县到任以来，断了些無头的案件。唯有这打沙鍋一案，被我断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免打本进京，奏明聖上，倘得封贈，也未可知。待我修起本来！

（唱）恨权臣——

〔王老西鬼魂上，用板打桌介〕

王老西　嘔！（下）

李若水　哎呀且住！这書房之中，怎么有了鬼啦？丫鬟！院子！你們都往哪里去了？难道此本我就不修了不成？唔呼呀，这边有啦，唔呼呀那边——退堂便了！（下）

打 灶 王

赵德普藏本

提 要

田氏兄弟三人同居。田三之妻李三春要求分居，兩兄不允。李日夜吵鬧，打罵灶王。兄嫂不得已允之。

第 一 場

〔小鬼、灶王上〕

灶　王　（念）灶王生来命兒苦，

終朝每日把飯煮。

有朝一日火不旺，

拿着通条往嗓子眼兒里杵。

吾神、灶王是也。今有李三春吵鬧分家，小鬼！

小　鬼　嘔！

灶　王　随我挨搡去！

小　鬼　嘔！

〔圓場。灶王坐介〕

李三春　（內）啊哈！（上）

（念）为人莫当家，

当家乱如麻。

清晨要早起，

油鹽醬醋茶。（坐介）

我、李三春。嫁与田广为妻。我們大哥，身入黌門，是个秀才。我們大嫂子，是个吃齋念佛的人。我們二哥，在衙門里当了一份差使。我們二嫂子，成天抱着个水啦啦的孩子，哼哼出来，哼哼进去，就是一天。再說我們那口子，清晨起来，吃些个剩湯剩水，扛着把鋤可就下了地啦。那么我哪，起来就是喂猫、喂狗、餵猪食。我瞧这个日子簡直过不到一塊兒啦。我有心把这个家三股兒均分。可是当初老人留下过遺言：除非紫荆树一死，上面烏鴉一散，方可分家。因此我拿开水把树澆死啦，烏鴉讓我拿

杆子給赶散啦。可是这个家現在还沒有分。我不免到厨房哀告哀告灶王老爷子，他要是保佑着我分了家，我好好供奉他；他要是不保佑我分家，我打他个少皮沒有毛。我就是这个主意！

(唱)李三春，怒气生，

手拿着，竹一根。

去到厨房打灶君！

大嫂嫂愛念經，

二嫂不管閑事情。

急急走，不消停，

不覚来到厨房門。

到啦，我推开門。我再关上門。你們瞧，这兩天兒我也沒打扫厨房，这灶王老爷子一身的土。我給您撢撢。灶王老爷子，我先給您磕个头。我再把我的来意跟您說說：我有心把我們这个家作为三股兒均分。您要是保佑着我分了家，我是一天三遍香供奉您；您要是不保佑我們分家，您瞧見沒有？我打你个少皮沒有毛！

〔田大爷上〕

田大爷　(唱)正在后面念書文，

忽听前面乱紛紛。

李三春　我說灶王老爷子，还是那句話，您要保佑我分了家，我是一日三遍供奉您；您要是不保佑我分家，我打你个少皮沒有毛！

田大爷　哎呀且住！原来是三弟妹打罵灶君。待我痰嗽一声。嗯哼！

李三春　喲！揚場哪！跑嗒兒这兒嗽来啦！

田大爷　呃，愚兄在此。

李三春　喲，大哥呀！您的来意我知道：您三兄弟不在家跑这兒查看我来啦！

田大爷　呃！愚兄有話对你言講。我在前厅等你。

李三春　噢，有話呀？您先去，我随后就来。

田大爷　你就要来呀！

李三春　我就来。

〔田大爷下〕

李三春　哈哈！好你个灶王老爷子！我剛打你兩下兒，你就給大哥搬来啦。你要眞有灵驗，还是保佑我分了家；要是不保佑我分家呀，我还是打你个少皮沒有毛！我越想越有气！我越想越有气！唉，我是越想越有气！（下）

灶　王　哈哈！李三春哪李三春，你們分家不分家，与吾神什么相干？待我罵他几句！

(念)惱恨三春太不良，

終朝每日打灶王。

吾神上殿奏一本，

管叫你嗓子長痔瘡。

小鬼！

小　鬼　嘔！

灶　王　随我养伤去！

小　鬼　嘔！

〔同下〕

第二場

〔田大爷、田大嫂上〕

田大爷　家有千百口，

田大嫂　主事在一人。

田大爷　請坐！

田大嫂　有坐。

田大爷　啊娘子，清晨起来，三弟妹在厨房打駡灶君，不知为了何事。

田大嫂　待我喚她前来。三弟妹哪里？

李三春　（內）啊哈，来了！（上）

忽听大嫂喚，忙步到跟前。

大哥、大嫂，我們这兒有礼啦！

田大爷
田大嫂　罢了，一旁坐下。

李三春　坐着就坐着吧！

田大嫂　啊三弟妹，为了何事打駡灶君？

李三春　嗬！这么会兒就过了火兒啦。問我呀，我要分家！

田大嫂　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一家十五口，七嘴八舌头；你要吃鷄蛋，我要喝燒酒，叫我实在的难伺候！

田大嫂　弟妹呀！

（唱）分家不如同居好，

　　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大哥你分不分？

田大爷　我不分！

李三春　大嫂你分不分？

田大嫂　我不分！

李三春　我与你吵！我与你鬧！呃，我是天天鬧！

田大嫂　呀！

（唱）好話說了千千万，

　　弟妹不听也枉然。

田大爷　你且退下！

田大嫂　是。（下）

田大爷　三弟妹，你为何打駡灶君？

李三春　我要分家。

田大爷　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我說分的好！

田大爷　你可知張公九世同居？

李三春　“張公九世同居”是怎么回事呀？

田大爷　兄寬弟忍。

李三春　兄寬弟忍哪！要是到了第十輩兒上哪？

田大爷　这！

李三春　螯呀，掐鉤子。說好的吧，老大呀！

田大爷　你可知：松柏树冬夏長青？

李三春　“松柏树冬夏長青”，这又是怎么回事呀？

田大爷　心实节滿。

李三春　“心实节滿”哪！那竹子也是冬夏常青，劈开了怎么是空的呀？

田大爷　这个！

李三春　什么这个那个的。說好的吧！

田大爷　有道是：三人同了心，黃土变成金。

李三春　大哥，您說“三人同了心，黃土变成金”。我瞧三人同了心，黃土一輩子也变不了金子。你說同居过，

我說另开門。你要不分家，我就給你个大敞門！

田大爷　三弟妹呀！

(唱)后面有棵紫荆树，

頂上烏鴉打成群。

待等树死烏鴉散，

弟兄方可把家分。

李三春　大哥，你分不分？

田大爷　我不分！

李三春　我与你吵！我与你鬧！呃；我是天天鬧！

田大爷　呀！

(唱)好話說了千千万，

弟妹不听也枉然。

叫声二弟回来吧，

免得愚兄兩为难。

田二爷　(內)啊哈！(上)

(唱)烏鴉不住叫喳喳，

离了衙門轉回家。

一脚門里一脚門外，

李三春　你分不分？

田大爷　我不分！

李三春　我与你吵！我与你鬧！呃，我是天天鬧！

田二爷　啊！

(唱)又听得弟妹鬧喧嘩。

將身来在二堂下，

問我一言我就再把話来答。

田大爷　二弟你回来了？

田二爷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我的家嘛我不回来？我又回

来啦！

田大爷　二弟你怒气不息，为着誰来？

田二爷　我呀，半夜里叫草料鋪的門——我喟兒喂你！

田大爷　为愚兄何来？

田二爷　我說大哥，常言說得好：家有長子，国有大臣。关上門，您是我們家这么一个大長子！

田大爷　呃，"長兄"。

田二爷　不錯長兄。今兒个我这么会兒沒在家，你把三弟妹招的滿屋乱蹦，这是怎么回事呀？

田大爷　她要分家。

田二爷　呃！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

田大爷　这話有人講过了。

田二爷　誰說啦？哪个王八旦說啦？

田大爷　呃！

田二爷　您說啦？

田大爷　她执意不听也是枉然。

田二爷　又执意不听啦。你讓"子曰"把你繞住啦！

田大爷　她的性情不好。

田二爷　性情不好？慢說她，就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馬的强盗，見了咱們哥兒們，沒有不順着胳膊調的。

李三春　嗯！巧嘴的八哥兒，还說的出籠去嗎？

田二爷　唉！趁早兒別往气惱門上碰，咱們来个，礼而彬之。三弟妹在上，愚兄有礼。

李三春　罢啦！才下学呀？

田大爷　二弟如何？

田二爷　何如？別打瓜皮醬啦，你那边兒堆会兒去。（向李三春）我說三弟妹，愚兄好意見礼，你怎么說二哥我才下

学呀？

李三春　二哥您是一根筷子吃藕——

田二爷　此話怎講？

李三春　挑了眼啦！

田二爷　您这个眼我总得挑。

李三春　二哥我問你，今兒是年？

田二爷　沒到哪！

李三春　是节？

田二爷　过去啦。

李三春　我的生日？

田二爷　給您办过啦。

李三春　你的寿日？

田二爷　这就够我受的啦。

李三春　还是的呀！一不是年，二不是节，又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你的寿日，你可見的哪門子劳酸禮呀？

田二爷　有道是：禮多人不怪。

李三春　我是家無常禮。

田二爷　好說。赵錢孙李！哈哈，这个娘兒們軟的不行，咱們动横的。你过来，过来！

李三春　喲！这是叫誰哪？

田二爷　你瞧着办吧！

李三春　八成叫我哪。

田二爷　你敢不过来嗎？

李三春　这話又說回来啦，他是我的二大伯子，我是他的弟妹小婚兒。叫我过去，我就过去。这又算得了什么！我过来啦，你要怎么样？

田二爷　我到打算怎么样！

李三春　什么？

田二爷　我也得敢怎么样啊！我有两句話說！

李三春　沒別的？

田二爷　我也得敢有别的呀！

李三春　我問問你，咱們倆截着山哪？

田二爷　沒有哇。

李三春　隔着海哪？

田二爷　这个戏台才有多大呀！

李三春　我七老啦？

田二爷　你要是那个岁数，还能唱玩笑旦嗎！

李三春　你八十啦？

田二爷　我还庆的了八十呀！

李三春　还是啊！咱們倆人一不截山，二不隔海，我不七老，你不八十。你这兒說話，我那兒听得見。你說什么“过来”？你糊了棚了嗎？一个人害怕，想找作伴的呀？我把你怎么一个，哪么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你瞧你这塊骨头，怎么揍来嗜！

田二爷　嗬！卖沙鍋的論了套啦。她竟敢不过来。这不是她不过来嗎？我过去。我說三弟妹，清早起来为什么打罵灶君哪？

李三春　問我呀？我要分家！

田二爷　呃！分家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这話早有人說过啦！

田二爷　哪个王八旦說啦？

李三春　大哥說啦

田二爷　大哥你說啦？

田大爷　呃！怎么講話！

田二爷　噢，無原無故要分家，八成有人得罪你啦？

李三春　嘿！还是二哥在六扇門兒經的多、見的广。就知道有人得罪我啦。那么您說誰得罪我啦？

田二爷　等我猜猜。噢，八成兒大哥得罪你啦！

李三春　您說誰？

田二爷　大哥呀！

李三春　大哥呀，他是念書的人兒，天天“子曰”長、“子曰”短，慢說沒得罪我；就是得罪我，我还敢把他怎么样嗎？不是的。

田二爷　八成是大嫂子！

李三春　您說誰？

田二爷　大嫂子呀！

李三春　人家是吃齋念佛的人，人家还修哪！

田二爷　修什么？

李三春　凈等着上西天哪。

田二爷　上西天可別上冬天！

李三春　怎么？

田二爷　沒皮襖哇。

李三春　人家还要坐蓮花盆哪！

田二爷　等着枕蓮花枕兒吧。

李三春　別胡說啦！不是的。

田二爷　不是的？八成兒是二哥我吧！

李三春　哎喲，我的二哥哥呀！

田二爷　好說。我的三妹妹呀！

李三春　你这是怎么說話哪？

田二爷　我早啦晚啦的，我怎么你啦？

李三春　什嗎？

田二爷　我哪么你啦？
李三春　你还要說什嗎？
田二爷　我怎么得罪你啦？
李三春　誰呀？
田二爷　二哥我呀！
李三春　哎喲！慢說您沒得罪我；就是得罪我，您是二大伯子，我是弟妹小嬸兒，我还敢把您怎么样嗎？不是的。
田二爷　也不是。八成是你二嫂子！
李三春　誰？
田二爷　唉！听話听音兒，吃菜吃心兒。要是她的話，我把她拉过来打她这么一頓，給你出出气，气出出，給你順順这口气。
李三春　打誰呀？
田二爷　打你二嫂子，我女人哪！
李三春　哇！
田二爷　哪兒吃的酒跑这兒还席来啦！
李三春　您別讓我們見綳啦。
田二爷　見笑！
李三春　見綳！
田二爷　怎么見綳啊？
李三春　我們綳不住才笑哪！
田二爷　还是笑哇？
李三春　等我想想。有这么一天，我跟二嫂子在門口站門子，二嫂子抱着一个水啦啦的孩子——
田二爷　怎么"水啦啦的"呀？
李三春　剛洗完澡。
田二爷　我当剛由河里撈出来的哪！

李三春　您打衙門回来，把衣裳往肩膀上一扛，就这么嗜霤咧咧。

田二爷　要的就是这个嗜咧勁兒！

李三春　手里托着四兩猴肉。

田二爷　您等等！为我还現宰个猴兒？那是羊肉。

李三春　又啥兒羊肉啦！走到我們二嫂子跟前說：拿去一半兒爆，一半兒炒，一半兒打滷，一半兒炸醬。

田二爷　你不知道你二嫂子在二葷鋪呆过！会炒来菜兒。

李三春　我們二嫂子說不作。（念搂）

田二爷　您听錯了，作得了給我吃。

李三春　当时您好有一比！

田二爷　比作何来？

李三春　光着屁股穿套褲——

田二爷　此話怎講？

李三春　您可就挂不住啦，上去就要打我們二嫂子。

田二爷　是得打她。

李三春　我們二嫂子是光棍不吃眼前亏，抱着孩子可就跑啦。

田二爷　諒她还跑的了哪兒去！

李三春　一跑哇，可就跑在你們屋里去啦。

田二爷　那是啊！不跑我們屋去，还跑你們屋去？

李三春　您追到屋里可就給門插上啦。

田二爷　关上門打狗兒的。

李三春　我一想，兩口子打死架，我不能不劝哪！

田二爷　誰讓咱們是一家子哪！

李三春　我进不去，干着急，我用手指头把你們窗戶可就捅啦。

田二爷　啊，我們屋的窗戶都是你捅的？別忙，我等三兄弟

不在家，我把你們的窗戶也都給捅嘍。

李三春　那干什么呀？

田二爷　我再給糊新的。

李三春　我在外头是睜一眼、閉一眼。

田二爷　咱們家的日子就是睜眼閉眼的混。

李三春　我一瞧您好有一比！

田二爷　比什么？

李三春　羊羔吃奶。

田二爷　此話怎么講？

李三春　可就給我們二嫂子跪下啦。

田二爷　你瞧錯啦：我一进門沒留神，掉爐坑里啦！

李三春　我在外头就听啊不！啊不！啊不！

田二爷　那是你二嫂子跟我学吹嗩吶，我教給她換气哪！

李三春　就这么打女人哪？怎么一个打，哪么一个打，打二兩喝喝吧，又嚼兒打啦！打八儿的吧！我的老二呀！

田二爷　我的老大呀！

田大爷　呃！

田二爷　这么一說，不是你二嫂子。八成是我們老三吧？

李三春　誰呀？

田二爷　你們那口子呀！

李三春　噢，您說的就是他呀？

田二爷　可不就是他嗎？

李三春　咱們这一家子就屬他傻。

田二爷　他傻，瞧見你就乐。

李三春　清晨起来，吃些个剩湯剩水。

田二爷　誰給那好的吃呀？

李三春　扛着鋤下地，就是一天。慢說沒有不好；就是有不

好，我們是兩口子(小数板)說說笑笑，打打鬧鬧，睡上一覺，可也就沒事啦！

田二爷　唉，你們是(小数板)有板有眼，玩兒过票来吧抓抓抓！

李三春　都不是。

田二爷　这么一說，咱們家沒人得罪你。

李三春　沒人得罪我。

田二爷　那么愚兄有兩句金石良言相劝，不知弟妹肯听否！

李三春　您請說吧！

田二爷　弟妹听了！

(唱)劝弟妹休得要鬧吵吵，
　　愚兄言来听根苗。
　　分家不如同居好，
　　大家捧柴火焰高。

李三春　大哥你分不分？

田大爷　我不分！

李三春　二哥你分不分？

田二爷　我不分！

李三春　我与你吵！我与你鬧！呃，我是天天鬧！

田二爷　咳！

(唱)好話說了千千万，
　　弟妹不听也枉然。
　　怒惱性兒打了吧！

李三春　老二你这是干什么？

田二爷　我是子孙娘娘下厨房——

李三春　此話怎么講？

田二爷　我要揍哼兒活孩子！

田大爷　啊二弟，不要魯莽！

田二爷　你躲开我这兒吧。今兒个我非教訓教訓她不可！

李三春　哎喲！哎喲！老二，你敢动动你三太太嗎？

田二爷　你敢动动你二爷爷嗎？

李三春　你敢动动你們家三祖奶奶嗎？

田二爷　你敢动动你二祖宗嗎？

李三春　你敢动动你們家头一輩兒嗎？

田二爷　你敢动动——

李三春　什么？

田二爷　小孙子嗎？哎喲！

田大爷　（唱）兄打弟妹理不端。

李三春　呃！

（唱）我好比西天佛一尊，

你二人好比孙悟空，

一个跟头十万里，

打出我手算你能。

四十板將你的差使革掉！

田二爷　太爷的差使你革不掉！

李三春　革的掉哇！

（唱）衙前去了你的名。

田大爷　黌門秀才去不掉！

李三春　去的掉哇！

（唱）手拉手兒公堂上，

田二爷　呃！

（唱）一脚踢你个倒栽葱。

李三春　哎喲！街坊鄰居，你們都出来瞧哇。他三兄弟不在家，大大伯子、二大伯子，在这兒爭風哪！

田大爷　她如此的吵鬧，不如分了吧！

田二爷　好几輩兒啦，一說就分啦？

田大爷　分了吧！

田二爷　分了分了吧！起来，起来。分給你啦！

李三春　怎么着，分給我啦？可是这么着：好的都归我，破爛我可不要！

田二爷　破貨归我。

李三春　什么？

田二爷　我給卖了去！

李三春　大哥，分給我啦？

田大爷　分給你了。

李三春　二哥，分給我啦？

田二爷　分給你啦。

李三春　早說分，好不好，我就不生气啦！

田大爷　不要理她，她瘋了！

田二爷　可不是瘋了嗎？

李三春　什么！誰說我瘋啦？

田二爷　我說你瘋了！

李三春　我瘋啦？我瘋个样兒讓你瞧瞧！我瘋啦！我瘋啦！我瘋啦！哎喲！

田二爷　不得了，小产啦，我請姥姥去。

李三春　回来吧！

田二爷　回来啦。

李三春　大哥您轉过身兒去！

田二爷　大哥讓您掉过去。

田大爷　呃！

李三春　二哥您怎么着？

田二爷　我轉过臉去。

李三春　列位你們瞧哇，我們多可憐哪！到今天我們連一根褲腰帶都沒有。我們还系着一根麻繩哪！

田二爷　嘿，拿您这么一个人会系麻繩，你跟誰說誰不給你买一根褲腰帶来呀！

李三春　得了吧。那天你上衙門，我叫你帶一根褲腰帶，你帶来了嗎？

田二爷　帶来啦！

李三春　在哪兒哪？

田二爷　喲，給大哥做圍脖啦！

田大爷　怎么講話？

田二爷　得啦，分給你啦。你起来吧！

李三春　大哥，分給我啦？

田大爷　分你了。

李三春　二哥分我啦？

田二爷　分你啦。

李三春　早說分我好不好，我也不至生这么大的气呀。我們一生气，肚子里就好像有个小耗子这么咕嚕嚕——

田大爷　怎么样？

李三春　上来啦！

田二爷　噢，上来啦！

李三春　咕嚕嚕——

田二爷　怎么样？

李三春　下去啦！

田二爷　上来下去的你也不怕費盤川？

李三春　从今以后，我們再也不敢生气嘍！（下）

田大爷　二弟！

田二爷　大哥！

田大爷　分了吧！

田二爷　分了吧！

田大爷
田二爷　分了吧！

〔場面吹嗩吶介〕

田二爷　得啦，得啦，你学会了换气啦，我哪兒成啊！

〔同下〕

統一書号：10071・297
定　　价：(7) 0.37元